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
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 天台 胡三省 音註

唐紀六十四

起開元因敦閏月盡屠維大荒落凡五年有奇

武宗至道昭肅孝皇帝下

會昌四年閏月壬戌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紳同

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李德裕奏鎮州奏事官高

迪方鎮遣牙職入奏密陳意見二事其一以為賊中

子甲

案李紳代杜宗舊紀及宰相表在七月以文卷據實錄卷書紳傳在十月誤

會昌四年閏月

好爲偷兵術好呼潛抽諸處兵聚於一處官軍多就

迫逐以致失利經一兩月又偷兵詣它處官軍須知

此情自非來攻城柵慎勿與戰彼淹留不過三日須

散歸舊屯如此數四空歸自然喪氣喪息官軍密遣

謀者訶其抽兵之處乘虛襲之無不捷矣詞翻正翻

其二鎮魏屯兵雖多終不能分賊勢何則下營不離

故處離力每三兩月一深入燒掠而去賊但固守城

柵城外百姓賊亦不惜宜令進營據其要害以漸逼

之若止如今日賊中殊不以爲懼望詔諸將各使知

之劉稹腹心將高文端降言賊中乏食令婦人授穗

此篇當與李想
之任署蔡州考
看

乾河疑注水也
吳云乾河在澤
州府鳳臺也

固鎮寨宜在沁
源縣西注似誤
吳云固鎮在彰
德府武安縣西

春之以給軍按奴禾翻兩手相切摩也德裕訪文端破賊之策文

端以為官軍今直攻澤州恐多殺士卒城未易得以

翻澤州兵約萬五千人賊常分兵大半潛伏山谷伺

官軍攻城疲弊則四集救之官軍必失利同相吏翻今請

令陳許軍過乾河立寨乾音干自寨城連延築為夾城

環繞澤州環音官日遣大軍布陳於外以扞救兵陳讀日陣

賊見圍城將合必出大戰待其敗北然後乘勢可取

德裕奏請詔示王宰文端又言固鎮寨四崖懸絕勢

不可攻九域志磁州武安縣有固鎮鎮武安西北至遼州三百餘里然寨中無水

皆飲澗水在寨東約一里許宜令王逢進兵逼之絕

卷之四十四 固鎮寨

青龍寨亦似宜
在沁源縣西曰吳
云青龍固鎮
沁州治沁源縣
曰吳云沁州今沁州

其水道不過三日賊必棄寨遁去官軍即可追躡前

十五里至青龍寨亦四崖懸絕水在寨外可以前法

取也其東十五里則沁州城沁州治沁源縣漢上黨

德裕奏請詔示王逢文端又言都頭王釗將萬兵戍

洺州劉稹既族薛茂卿又誅邢洺救援兵馬使談朝

義兄弟三人釗自是疑懼稹遣使召之釗不肯入士

卒皆譁譟釗必不為稹用但釗及士卒家屬皆在潞

州又士卒恐已降為官軍所殺招之必不肯來惟有

諭意於釗使引兵入潞州取稹事成之日許除別道

節度使仍厚有賜與庶幾肯從幾居依翻德裕奏請詔何

弘敬潛遣人諭以此意劉稹年少懦弱少詩照翻押牙王

協宅內兵馬使李士貴用事專聚貨財府庫充溢而

將士有功無賞由是人心離怨劉從諫妻裴氏冕之

支孫也裴冕相肅代兩朝憂稹將敗其弟問典兵在山東欲

召之使掌軍政士貴恐問至奪已權且泄其奸狀乃

曰山東之事仰成於五舅仰牛向翻裴問第五若召之是無三

州也乃止三州邢洛磁王協薦王釗為洛州都知兵馬使

釗得衆心而多不遵使府約束同列高元武安玉言

其有貳心稹召之釗辭以到洛州未立少功實所慙

恨乞留數月然後詣府許之王協請稅商人每州遣

節度使仍厚有賜與庶幾肯從依翻德裕奏請詔何

軍將一人主之名為稅商實籍編戶家貲編戶猶言

即亮至於什器無所遺皆估為絹匹十分取其二率

高其估民竭浮財及糗糧輸之不能充皆怙怙不安

民財非地著轉易以致利者為浮財糗去久翻軍將劉溪尤貪殘劉從

諫棄不用溪厚賂王協協以邢州富商最多命溪主

之裴問所將兵號夜飛多富商子弟溪至悉拘其父

兄軍士訴於問問為之請為于偽翻溪不許以不遜語荅之

問怒密與麾下謀殺溪歸國并告刺史崔嘏嘏從之

丙子嘏問閉城斬城中大將四人請降於王元逵時

高元武在党山聞之亦降党山恐當先是使府賜洛

案注以党山為
党山胡文忠讀
史兵略從之然下
下有党山都

知兵馬使魏元

談忍此竟出不

吳云亮山即上

卷之五

安玉上補時

州軍士布人一端尋有帖以折冬賜先悉薦翻以前所賜布折充冬

賜折之會稅商軍將至洛州王釗因人不安謂軍士

曰留後年少少詩政非已出今倉庫充實足支十年

豈可不少散之少詩以慰勞苦之士使帖不可用也

乃擅開倉庫給士卒人絹一匹穀十二石士卒大喜

釗遂閉城請降於何弘敬安玉在磁州聞二州降亦

降於弘敬堯山都知兵馬使魏元談等降於王元逵

元逵以其久不下皆殺之八月辛卯鎮魏奏邢洛磁

三州降宰相入賀李德裕曰昭義根本盡在山東三

州降則上黨不日有變矣上曰郭誼必梟劉稹以自

盧弘止上東
本有給事中
三字

贖德裕曰誠如聖料上曰於今所宜先處者何事處

呂德裕請以盧弘止為三州留後考異曰舊紀傳皆作弘正實錄新

紀傳皆作弘止今從之曰萬一鎮魏請占三州占之朝廷難於

可否上從之詔山南東道兼昭義節度使盧鈞乘驛

赴鎮潞人聞三州降大懼郭誼王協謀殺劉稹以自

贖稹再從兄中軍使匡周兼押牙再從兄同曾祖從才用誼患

之言於稹曰十三郎在牙院劉匡周第十三牙院押牙治事之所諸將

皆莫敢言事恐為十三郎所疑而獲罪以此失山東

今誠得十三郎不入則諸將始敢盡言采於眾人必

獲長策稹召匡周諭之使稱疾不入匡周怒曰我在

院中故諸將不敢有異圖我出院家必滅矣稹固請

之匡周不得已彈指而出誼令稹所親董可武說稹

曰說式山東之叛事由五舅城中人人誰敢相保留

後今欲何如五舅謂裴問劉稹稹曰今城中尚有五

萬人且當閉門堅守耳可武曰非良策也留後不若

束身歸朝如張元益元益事見二百四十六卷文宗開成三年不失作刺

史且以郭誼為留後俟得節之日徐奉太夫人及室

家金帛歸之東都不亦善乎太夫人謂從稹曰誼安

肯如是可武曰可武已與之重誓必不負也乃引誼

入稹與之密約既定乃白其母母曰歸朝誠為佳事

但恨已晚吾有弟不能保謂裴問以邢州降也安能保郭誼汝

自圖之稹乃素服出門以母命署誼都知兵馬使王

協已戒諸將列於外廳誼拜謝稹已已猶畢也出見諸將

稹治裝於內廳治直之翻李士貴聞之帥後院兵數千攻

誼帥讀日率誼叱之曰何不自取賞物乃欲與李士貴同

死乎軍士乃退共殺士貴誼易置將吏部署軍士一

夕俱定明日使董可武入謁稹曰請議公事稹曰何

不言之可武曰恐驚太夫人乃引稹步出牙門至北

宅北宅昭義節度使別宅也置酒作樂酒酣乃言今

日之事欲全太尉一家劉悟贈太尉須留後自圖去就則

朝廷必垂矜閔稹曰如所言稹之心也可武遂前執

其手崔玄度自後斬之因收稹宗族匡周以下至襁

褓中子皆殺之襁舉兩翻褓音保穆宗長慶初劉又悟始帥昭義三世二十六年而滅

殺劉從諫父子所厚善者張谷陳揚庭李仲京郭台

王羽韓茂章茂實王渥賈庠等凡十二家并其子姪

甥壻無遺仲京訓之兄台行餘之子羽涯之從孫茂

章茂實約之子渥璠之子庠鍊之子也甘露之亂仲

京等亡歸從諫從諫撫養之李仲京等僅脫甘露之禍卒與劉從諫之族俱

屠蓋天聚而殲之也凡軍中有小嫌者誼日有所誅流血成泥

乃函稹首遣使奉表及書降於王宰首過澤州劉公

直舉營慟哭亦降於宰乙未宰以狀聞丙申宰相入

賀李德裕奏今不須復置邢洛磁留後復扶又但遣

盧弘止宣慰三州及成德魏博兩道上曰郭誼宜如

何處之德裕曰劉稹驂孺子耳處昌呂翻駭五駭翻癡也阻兵拒

命皆誼為之謀主及勢孤力屈又賣稹以求賞此而

不誅何以懲惡宜及諸軍在境并誼等誅之上曰朕

意亦以為然乃詔石雄將七千人入潞州以應謠言

謠言見上杜悰以饋運不給謂誼等可赦上熟視不

應德裕曰今春澤潞未平太原復擾自非聖斷堅定

斷丁二寇何由可平外議以為若在先朝赦之久矣

上曰卿不知文宗心地不與卿合安能議乎罷盧鈞

山南東道專為昭義節度使戊戌劉稹傳首至京師

詔昭義五州給復一年復方目翻除其賦役也軍行所過州縣

免今年秋稅昭義自劉從諫以來橫增賦歛橫戶孟翻歛力

瞻悉從蠲免所籍土團並縱遣歸農諸道將士有功者

等級加賞郭誼既殺劉稹日望旌節既久不聞問乃

曰必移他鎮於是閱鞍馬治行裝治直之翻及聞石雄將

至懼失色雄至誼等參賀畢敕使張仲清曰郭都知

告身來日當至郭誼為昭義都知兵馬使故稱之諸高班告身在此

晚牙來受之諸高班謂諸將凡方鎮及州縣率早晚兩牙將校吏卒皆集乃以河

中兵環毬場

河中兵石雄所統入潞州者環讀如官

晚牙誼等至唱名

引入凡諸將桀黠拒官軍者

黠下入翻

悉執送京師如何

弘敬同平章事丁未詔發劉從諫乃暴於潞州市三

日石雄取其尸置毬場斬剉之戊申加李德裕太尉

趙國公德裕固辭上曰恨無官賞卿耳卿若不應得

朕必不與卿初李德裕以韓全義以來

德宗遣韓全義討吳少誠

敗於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三一者詔令下軍前日

有三四

下戶嫁翻

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

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有宦者為監

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為牙隊其在陣戰鬪者皆怯

弱之士每戰監使自有信旗

信旗者別為一旗軍中視之以為進退監古衙

翻使疏

乘高立馬以牙隊自衛視軍勢小却輒引旗

先走陳從而潰

陳讀曰陣

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

深議約敕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監使取十

人自衛有功隨例霑賞二樞密皆以為然白上行之

自禦回鶻至澤潞罷兵皆守此制自非中書進詔意

更無它詔自中出者號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謀略

故所向有功

史因李德裕之事而叙之以見唐中世之所以敗武宗之所以勝

自用

兵以來河北三鎮每遣使者至京師李德裕常面諭

之曰河朔兵力雖彊不能自立須藉朝廷官爵威命

以安軍情歸語汝使

語牛倮翻 使疏吏翻

與其使大將邀宣慰

敕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奮忠義立功立事結知明主

使恩出朝廷不亦榮乎且以耳目所及者言之李載

義在幽州為國家盡忠平滄景

偽為于翻

及為軍中所逐

不失作節度使後鎮太原位至宰相楊志誠遣大將

遮敕使馬求官及為軍中所逐朝廷竟不赦其罪

並事

見前紀

此二人禍福足以觀矣德裕復以其言白上

復扶

又翻上曰要當如此明告之由是三鎮不敢有異志

九月詔以澤州隸河陽節度

用李德裕三年之議也

丁巳盧

鈞入潞州鈞素寬厚愛人劉稹未平鈞已領昭義節

度

事見上卷三年

襄州士卒在行營者與潞人戰常對陳揚

鈞之美

陳讀曰陣

及赴鎮入天井關昭義散卒歸之者鈞

皆厚撫之人情大洽昭義遂安劉稹將郭誼王協劉

公直安全慶李道德李佐堯劉武德董可武等至京

師皆斬之

臣光曰董重質之在淮西

事見憲宗紀

郭誼

之在昭義吳元濟劉稹如木偶人在伎兒之手耳

渠伎

綺翻彼二人始則勸人為亂終則賣主規利其死固有

餘罪然憲宗用之於前武宗誅之於後臣愚以為皆

失之何則賞姦非義也殺降非信也失義與信何以

為國昔漢光武待王郎劉盆子止於不死知其非力

金... 澤州... 鈞素寬厚愛人劉稹未平鈞已領昭義節

竭則不降故也樊崇徐宣王元牛邯之徒豈非助亂

之人乎而光武不殺事並見光武紀蓋以既受其降則不可

復誅故也若既赦而復逃亡叛亂復扶又翻下同則其死固

無辭矣如誼等免死流之遠方沒齒不還可矣殺之

非也王羽賈庠等已為誼所殺李德裕復下詔稱

逆賊王涯賈餗等已就昭義誅其子孫宣告中外識

者非之王涯賈餗非為逆也設以其附麗非人害于而家凶于而國罪亦不至於殄滅而無遺育

李德裕明底其罪若真假手於郭誼而致天誅者宜識者之非之也劉從諫妻裴氏亦

賜死又令昭義降將李不高文端王釗等疏昭義將

士與劉稹同惡者悉誅之死者甚衆盧鈞疑其枉濫

奏請寬之不從昭義屬城有嘗無禮於王元逵者元
逵推求得二十餘人斬之餘眾懼復閉城自守戊辰
李德裕等奏寇孽既平盡為國家城鎮豈可令元逵
窮兵攻討望遣中使賜城內將士敕招安之仍詔元
逵引兵歸鎮并詔盧鈞自遣使安撫從之乙亥李德
裕等請上尊號且言自古帝王成大功必告天地又
宣懿太后祔廟上初即位追謚母韋妃曰宣懿太后陛下未嘗親謁上
瞿然曰郊廟之禮誠宜亟行至於徽稱非所敢當凡
五上表乃許之瞿紀具翻瞿然失其常度之貌徽美也稱昌孕翻李德裕
奏據幽州奏事官言訶知回鶻上下離心訶火迴翻又翻正翻

宣懿太后... 疑其在濫

可汗欲之安西其部落言親戚皆在唐不如歸唐又

與室韋已相失計其不日來降或自相殘滅望遣識

事中使欲遣識事賜仲武詔諭以鎮魏已平昭義惟

回鶻未滅仲武猶帶北面招討使宜早思立功 李

德裕怨太子太傅東都留守牛僧孺湖州刺史李宗

閱言於上曰劉從諫據上黨十年大和中入朝僧孺

宗閱執政不留之加宰相縱去事見二百四十四卷文宗大和七年以

成今日之患竭天下力乃能取之皆二人之罪也德

裕又使人於潞州求僧孺宗閱與從諫交通書疏無

所得乃令孔目官鄭慶言從諫每得僧孺宗閱書疏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漢留侯世家 漢留侯世家 漢留侯世家

皆自焚毀詔追慶下御史臺按問下退稼翻中丞李回知

雜鄭亞以為信然唐制御史臺侍御史六人以久知雜事謂之雜端河

南少尹呂述與德裕書言稹破報至僧孺出聲歎恨

此希德裕意而誣僧孺也德裕奏述書上大怒以僧孺為太子少

保分司宗閔為漳州刺史戊子再貶僧孺汀州刺史

宗閔漳州長史垂拱元年分福州西南境置漳州以

三百里上幸鄠校獵鄠音戶十一月復貶牛僧孺循

州長史宗閔長流封州復扶漸十二月以忠武節度

使王宰為河東節度使河中節度使石雄為河陽節

度使考異曰實錄九月盧鈞奏十七日石雄回軍赴孟州按雄於時未為河陽節度使實錄誤也

案舊紀王宰移河東在九月金石錄編有王宰靈石塔記石之四年九月門舊紀不誤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漢留侯世家 漢留侯世家

上幸雲陽校獵

五年春正月己酉朔羣臣上尊號曰仁聖文武章天

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尊號始無道字中旨令加

是時帝崇信道士趙歸真等至親受道籙故旨令羣臣於尊號中加道字而不知其所謂道者非吾

道也庚戌上謁太廟辛亥祀昊天上帝赦天下

築望仙臺於南郊 庚申義安太后王氏崩大和五年宰相

建白以太皇太后與宝歷太后称號未辨前代詔令不敢斥言皆以宮為稱今宝歷太后居義安殿宜曰

義安太后詔可以秘書監盧弘宣為義武節度使弘宣性

寬厚而難犯為政簡易易以其下便之河北之法軍

中偶語者斬弘宣至除其法河北諸帥防其下相與聚謀以圖已故嚴軍中偶

素文苑英華上有
封敕所作授李勣
方陳許節度使
盧弘宣易定
節度使令制政
李執方自易定
代王李陳許在
四年九月別盧

弘宣代李執
方亦在四年九月
似不在此年正月

語之法以剛制之盧弘
宣至中山乃除其法
詔賜粟三十萬斛在飛狐西

計運致之費踰於粟價弘宣遣吏守之會春旱弘宣命

軍民隨意自往取之粟皆入境約秋稔償之時成德魏

博皆饑獨易定之境無害淮南節度使李紳按江都

令吳湘盜用程糧錢新書百官志主客郎中主蕃客

北蕃使還者給度磧程糧至於官吏以公事有遠行

則須計程以給糧而糧重不可遠致則以錢準估故

有程糧錢強娶所部百姓顏悅女估其資裝為贓罪當死

湘武陵之兄子也吳武陵見二百三十李德裕素惡

武陵惡鳥議者多言其冤諫官請覆按詔遣監察御

史崔元藻李稠覆之還言湘盜程糧錢有實顏悅本

衢州人嘗為青州牙推妻亦士族與前獄異德裕以

為無與奪二月貶元藻端州司戶稠汀州司戶不復

更推亦不付法司詳斷即如紳奏處湘死復扶又翻

處昌呂翻為德裕以諫議大夫柳仲郢敬晦皆上疏

爭之不納稠晉江人宋白曰泉州治晉江縣晉晦所

之弟也敬昕見上李德裕以柳仲郢為京兆尹素

與牛僧孺善謝德裕曰不意太尉恩獎及此仰報厚

德敢不如竒章公門館德裕不以為嫌隋封牛弘為

孺蓋其後也故時人亦呼之為竒章公宋白曰竒章

縣屬巴州本漢葭萌縣地梁置竒章縣取縣東八里

為名夏四月壬寅以陝虢觀察使李拭為冊點葛

斯可汗使陝失冉翻

五月壬戌葬恭僖皇后于光陵柏

城之外

義安太后謚曰恭僖后於穆宗非伉儷故陪葬光陵而不合

門下侍郎

同平章事杜棕罷為右僕射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

鉉罷為戶部尚書乙丑以戶部侍郎李回為中書侍

郎同平章事判戶部如故祠部奏括天下寺四千

六百蘭若四萬僧尼二十六萬五百

祠部掌僧尼故使括之若人者

翻釋氏要覽曰蘭若者梵言阿蘭若唐言無諍也四方律云空靜處智度經云遠離處大悲經云離諸忿

冊黠戛斯可汗為宗英雄武誠明可汗 秋七

月丙午朔日有食之上惡僧尼耗蠹天下欲去之

惡鳥路翻去羌呂翻

道士趙歸真等復勸之

復扶又翻

乃先毀山野

招提蘭若

釋書曰招提善薩皆佛名故號寺或謂之招提增輝記曰招提者梵言拓闕提奢唐

言四方僧物後人傳寫之誤以拓為招又省去闕奢二字只稱招提即今十方寺院是也薩波論云西天

度地以四肘為一弓去村店五百弓不遠不近以敕閑靜為蘭若史炤曰今若以唐尺計之度二里許

上都東都兩街各留二寺

唐謂長安曰上都時左街留慈恩薦福右街留西明

莊嚴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節度觀察使治所及同華

商汝州各留一寺

華戶化翻

分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

中等留十人下等五人

考異曰實錄中書門下奏請上都東都兩街各留寺十

所每寺留僧十人大藩鎮各一所僧不依前詔敕上都東都每街各留寺兩所每寺僧各留三十人中書

門下奏奉敕諸道所留僧尼數宜令更商量分為三等上至二十人中至十人下至五人今據天下諸道

共五十處四十六道合配三等鎮州魏博淮南四川山南東道荆南嶺南汴宋幽州東川鄂岳浙西浙東

宣歙湖南江西河南府望每道許留僧二十人山南
西道河東鄭滑陳許潞磁鄆曹徐泗鳳翔兗海淄青
滄景易定福建同華州望今每道許留十人夏桂邕
管黔中安南汝金商州容管望每道許留五人一道
河中已敕下留十三人按鎮州凡五十六州四十一
道今云五十處四十六道誤也杜牧杭州南亭記曰
武宗即位始去其山臺野邑四萬所冠其徒幾至十
萬人後至會昌五年始命西京留佛寺四僧惟十人
東都二寺天下所謂節度觀察同華汝三十四治所
得留一寺僧準西京數其他刺史州不得有寺凡除
寺四千六百僧尼筭冠二十六萬五百實錄注又云
按唐時石刻云兩都留寺僧各十人郡國留寺二僧
各三人數皆不同

餘僧及尼并大秦穆護祆僧皆勒

今從實錄前文

歸俗大秦穆護又釋氏之外教如回鶻摩尼之類是
時勅曰大秦穆護等祠釋教既已釐革邪法不

可獨存其人並勒還俗遞歸本貫充稅戶如外國人
送遠處收管祆乎煙翻胡神也唐制祠部歲再祀積
西諸州火祆而禁民祈祭官寺非應留者立期令所
品令有祆正蓋主祆僧也

在毀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財貨田產並沒官寺材

以昔公解驛舍解古隘翻銅像鍾磬以鑄錢以山南東

道節度使鄭肅檢校右僕射同平章事。詔發昭義

騎兵五百步兵千五百成振武節度使盧鈞出至裴

村餞之潞卒素驕憚於遠戍乘醉回旗入城閉門大

譟鈞奔潞城以避之。宋白曰潞城縣春秋潞子嬰兒

水出焉後魏太武改為刈陵縣隋開皇十三年監軍

王惟直自出曉諭亂兵擊之傷旬日而卒李德裕奏

請詔河東節度使王宰以步騎一千守石會關三千

自儀州路據武安以斷邢洛之路。斷音短又令河陽節

裴村宜在潞

安府北○吳云

裴村在潞安府

長治縣境

潞城在府東四十

十里

吳言潞城今潞安

府潞城縣

儀州今澤州

武安今磁州

度使石雄引兵守澤州河中節度使韋恭甫發步騎

千人戍晉州如此賊必無能為分守四境使潞之亂不得越逸而奔他

鎮皆從之八月李德裕等奏東都九廟神主二十

六今貯於太微宮小屋玄宗天寶二年改東都立元皇帝廟曰太微宮劉昫曰東

都太微宮本武后家廟神龍初中宗反正廢武氏廟主立太祖已下神主祔主安祿山陷洛陽以廟為馬

廢棄其神主協律郎嚴郢收而藏之史思明再陷洛陽尋又散失賊平東都留守盧正已又募得之廟已

焚毀乃寄主於太微宮貯丁呂翻請以廢寺材復修太廟 壬午詔

陳釋教之弊宣告中外凡天下所毀寺四千六百餘

區歸俗僧屋二十六萬五百人大秦穆護祆僧二千

餘人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考異曰會要元和二年薛平奏請賜中條山

蘭若額為大和寺蓋官賜額者為寺私造收良田數
者為招提蘭若杜牧所謂山臺野邑是也

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所留僧皆隸主客不隸祠部

時中書門下奏據大唐六典祠部掌天地宗廟大祭

與僧事殊不相當又萬務根本合歸尚書省隸鴻臚

寺亦未為允當又據六典主客掌朝貢之國七十餘

蕃五天竺國並在數內釋氏出自天竺國今陛下以

其非中國之教已有釐革僧尼名籍便令係百官奉

主客不隸祠部及鴻臚寺至為允當從之

表稱賀尋又詔東都止留僧二十人諸道留二十人

者減其半留十人者減三人留五人者更不留五臺

僧多亡奔幽州五臺在代州五臺縣山形五峙相傳

涼山者即代州鴈門五臺山也以歲積堅冰夏仍飛

雪曾無炎暑故曰清涼五峯聳出頂無林木有如壘

土之臺故曰五臺古傳云山在長安東北一千六百

餘里代州之所管山頂至州城一百餘里其山左鄰

古時無異
似古時有
異之誤

恒山右接天池南屬五臺縣北至繁峙縣環基所至
五百餘里靈記云五臺山有四埗去臺各一百二十
里據古經所載今北臺即是中臺中臺即是南臺大
黃尖即是北臺栲栳山即是西臺漫天石即是東臺
惟北臺中臺古時無異東臺西臺古今無別無恤臺
恒山頂是也昔趙襄子名無恤曾登此山觀代國下
瞰東海西曹叢山有宮池古廟隋煬帝避暑於此而
居因天池造立宮室龍樓鳳閣遍滿池邊號為西埗
南繫舟山上有銅環船軸猶在昔帝堯遭水繫舟於
此世傳文殊見於南臺號為南埗北有覆宿堆即夏
屋山也後魏孝文皇帝避暑往復宿此下見雲州謂
之北埗中臺稍近西北有太華泉有古寺二十餘處
東臺去太華泉四十二里臺上遙見滄瀛諸州日出
時下視大海猶陂澤焉有古寺十五處西臺去太華
泉四里危磴干雲喬林拂日有古寺十二處南臺去
太華泉八十里最為幽寂有古寺九處北臺去太華
泉十二里有古寺八處唐末所添寺不在其數五臺
縣本漢慮虜縣慮虜音驢夷隋大業二年改為五臺
縣

李德裕召進奏官謂曰汝趣白本使日趣讀五臺僧

為將必不如幽州將為卒必不如幽州卒何為虛取

容納之名染於人口將即亮翻染如獨不見近日劉

從諫招聚無筭閑人竟有何益張仲武乃封二刀付

居庸關曰有游僧入境則斬之主客郎中韋博以為

事不宜太過李德裕惡之惡烏路翻出為靈武節度副使

昭義亂兵奉都將李文矩為帥帥所類翻文矩不從亂兵

亦不敢害文矩稍以禍福諭之亂兵漸聽命乃遣人

謝盧鈞於潞城鈞還入上黨復遣之戍振武行一驛

乃潛選兵追之明日及於太平驛唐制三十里一驛

六十里宋白曰太平驛盡殺之信任宰臣無不先訪

太平驛在潞
安府北六里
在長治縣

問無獨斷之事。唯誅討澤潞不肯捨赴。振武官健及誅翦党項。此二事並禁中發詔處分。更不顧問。振武官健回旗不肯進發。先害監軍廉一人。監軍王惟直自出曉諭。又被傷。瘦旬日而卒。禁中兩軍樞密已下恨其不殺節將。唯害中人。所以激上之怒。盡須勦戮。上問宰臣曰。我送石雄領兵至澤潞。令盧鈞不誅討罪人如何。德裕曰。盧鈞已失律。性又寬。悞必恐自誅不得。若便替却。盧鈞亂卒罪惡轉大。須與兵討伐。恐不如先除替。令新帥誅翦。上謂德裕曰。勿惜。盧鈞本非材將。將救澤潞叛兵。疑李丕報嫌。往劉稹平後處。置澤潞與劉稹同惡。僅五千餘人。皆是取得高文端王釗狀通姓名。勘李丕狀同。然後處分。其間有三兩人或王釗狀無名。並不更問。足明是李丕不能逞其憾。又云。惟務苟安。因循爲政。凡方鎮發兵。只合不出軍城。嚴兵自衛。於城門闕過部伍。更令軍將慰安。豈有自出送兵馬。又令家口縱觀。事同兒戲。實不足惜。緣大兵之後。須有防虞。臣不敢隱默。由是中詔處分不復顧問。按盧鈞還入潞州。論戍兵使赴振武。尋遣兵追擊。盡殺之。非上不肯捨也。旣云不可便替。又云不如先除替。語自相違。上云。勿惜。盧鈞是上語。下云。

臣不敢隱默，乃是德裕語獻替記至此，差舛尤甚，不可復據。又處置澤潞五千餘人，太多，必是五十字誤耳。具以狀聞，且請罷河東河陽兵在境上者，從之。

九月詔修東都太廟。

如李德裕所奏也。

李德裕請置備邊

庫令戶部歲入錢帛十二萬緡匹，度支鹽鐵歲入錢

帛十三萬緡匹，明年減其三分之一。凡諸道所進助軍

財貨皆入焉，以度支郎中判之。王才人寵冠後庭，

冠古玩翻

上欲立以為后。李德裕以才人寒族且無子，恐

不厭天下之望。

厭益涉翻伏也台也

乃止。

上餌方士金丹，性

加躁急，喜怒不常。冬十月，上問李德裕以外事，對曰：

陛下威斷不測。

斷丁亂翻

外人頗驚懼，鄉者寇逆暴橫。

橫戶孟翻

固宜以威制之。今天下既平，願陛下以寬理之。但使

得罪者無怨，為善者不驚，則為寬矣。以衡山道士

劉玄靜為銀青光祿大夫，崇玄館學士，賜號廣成先

生，為之治崇玄館，置吏鑄印。唐有崇玄署，今掌僧道

博士掌教玄學生，玄宗天寶二年改崇玄學曰玄靜

固辭乞還山，許之。李德裕秉政日久，好徇愛憎，

翻到人多怨之。自杜棕、崔鉉罷相，宦官左右言其大專

上亦不悅。給事中韋弘質上疏言宰相權重不應更

領三司錢穀。德裕奏稱制置職業人主之柄，弘質受

人教導，所謂賤人圖柄。臣傳曰下輕其上，爵賤臣圖

注所引為漢匡衡引

通鑑

卷五

十一

古傳文見
漢書朱雲
傳

靜非所宜言十二月弘質坐貶官由是眾怒愈甚史言

李德裕以自
崇自用速禍上自秋冬以來覺有疾而道士以為

換骨上祕其事外人但怪上希復遊獵復扶又
翻下同宰相

奏事者亦不敢久留詔罷來年正旦朝會以有
疾也吐

蕃論恐熱復糾合諸部擊尚婢婢婢遣厖結藏將

兵五千拒之恐熱大敗與數十騎遁去婢婢傳檄河

湟數恐熱殘虐之罪數恐所
具翻曰汝輩本唐人吐蕃無

主則相與歸唐毋為恐熱所獵如狐兔也於是諸部

從恐熱者稍稍引去是歲天下戶四百九十五萬

五千一百五十一朝廷雖為党項置使帝以侍御
史為使分

三部招定党項以邠寧延屬崔彥曾鹽夏長澤屬李鄴靈武麟勝屬鄭賀党項侵盜不已

攻陷邠寧鹽州界城堡屯叱利寨宰相請遣使宣慰

上決意討之

六年春二月庚辰以夏州節度使米暨為東北道招

討党項使米姓出於西域康居枝庶分為米國復入中國子孫遂以為姓上疾久

未平以為漢火德改洛為雒漢光武改洛陽為雒陽唐土德不

可以王氣勝君名三月下詔改名炎王于况翻唐以土德王而帝名

溼溼旁從水土勝水故言以王氣勝君名今改名炎炎從火火能生土取以君名生王氣也帝未幾而晏

駕厭勝果上自正月乙卯不視朝考異曰實錄作何益哉十五日按獻替記

自正月十三日後至三月二十日更不開宰相請見延英時見中詔處分莫得預焉今從之

戲笑下字李有
張曰光叔四字

不許見賢中外憂懼初憲宗納李錡妾鄭氏生光王

怡怡幼時宮中皆以為不慧大和以後益自韜匿羣

居遊處處昌未嘗發言文宗幸十六宅宴集好誘其

言以為戲笑好呼上性豪邁尤所不禮考異曰韋

寶運錄曰宣宗即憲皇第四子自憲皇崩便合紹位

乃與姪文宗文宗崩武皇慮有他謀乃密令中常侍

四人擒宣宗於求巷幽之數日沉於官廁宦者仇公

武慙之乃奏武宗曰前者五子不宜久於官廁誅之

武宗曰唯唯仇公武取出於車中以糞土雜物覆之

將別路歸家密養之二年後武皇宮車晏駕百官奉

迎於玉宸殿立之尋擢仇公武為軍容使尉遲偓中

朝故事曰敬宗文宗武宗相次即位宣皇皆叔父也

武宗初登極深忌焉一日會鞠於禁苑間武宗召上

遙觀瞬目於中官仇士良士良躍馬向前曰適有旨

王可下馬士良命中官輿出軍中奏云落馬已不救

矣尋請為僧遊行江表間會昌末中人請還京遂即

通鑑卷四十八

十九

案此事亦見
南部新書
卷又見五百字

位令狐澄貞陵遺事曰上在藩時嘗從駕迴而上誤墮馬人不之覺比二更方能興時天大雪四顧悄無人聲上寒甚會巡警者至大驚上曰我光王也不悟至此方困且渴若為我求水警者即於旁近得水以進遂委而去上良久起舉甌將飲顧甌中水盡為芳醪矣上獨喜自負一舉盡甌已而體微煖有力遂步歸藩邸此二事皆鄙妄無稽今不取

及上疾篤旬日不能言諸宦官密於禁中定策辛酉下詔稱皇子冲幼須選賢德光王

怡可立為皇太叔考異曰舊紀三月一日立為皇太叔武宗實錄云壬戌宣宗實錄

云辛酉按獻替記云自正月十三日後至三月二十日更不開延英蓋二十一日則宣宗見百寮也今從

宣宗實錄更名忱更工衡翻應軍國政事令權句當以武宗之

英達李德裕之得君而不能定後嗣卒制命於官豎比司掌兵且專宮禁之權也句古候翻當丁浪翻下

咸當同太叔見百官哀戚滿容裁決庶務咸當於理人

宣宗改太叔
下宣宗改上

始知有隱德焉當丁浪翻甲子上崩年三十三以李德裕攝冢

宰丁卯宣宗即位宣宗素惡李德裕之專惡鳥路翻即位

之日德裕奉冊既罷謂左右曰適近我者非太尉邪

每顧我使我毛髮洒淅近其靳翻洒淅肅然之意言可畏憚也夏四月

辛未朔上始聽政尊母鄭氏為皇太后壬申以

門下侍郎同平章政事李德裕同平章事充荆南節

度使考異曰實錄新表傳皆云德裕自守太尉檢校司徒今從舊紀又貞陵遺事曰上初即位於

太極殿時宰相李德裕與行冊禮及退上謂官侍云

云聽政之二日遂出為荆門舊德裕傳曰五年武宗

上尊號累表乞骸不許德裕病月餘堅請解機務乃
以本官平章事兼江陵尹荆南節度使數月追復知
政事宣宗即位罷相出為東都留守按舊紀新表及
諸書武宗朝德裕未嘗罷免此年九月方自江陵除

東都留守舊傳德裕秉權日久位重有功衆不謂其
謬誤今從實錄

遽罷聞之莫不驚駭甲戌貶工部尚書判鹽鐵轉運

使薛元賞為忠州刺史弟京兆少尹權知府事元龜

為崖州司戶皆德裕之黨也杖殺道士趙歸真等

數人流羅浮山人軒轅集于嶺南五月乙巳赦天下

上京兩街先聽留兩寺外更名增置八寺左街先留
慈恩薦福

今增置興唐保壽二寺寶應寺改為資聖寺青龍寺
改為護國寺菩提寺改為保唐寺清禪寺改為安國

寺尼寺二所法雲寺改為唐安寺崇敬寺改為唐昌
寺右街先留西明寺改為福壽寺莊嚴寺改為聖壽

寺添置僧寺一所干福寺尼寺一所興聖寺依舊名
化度寺改為崇福寺永泰寺改為萬壽寺清國寺改

為崇聖寺經行寺改為龍興寺奉恩寺改為興福寺
尼寺一所萬善寺改為延唐寺考異曰杭州南亭

記曰今天子即位天下州率與二寺用齒衰男女為其徒各止三十人兩京數倍其四五焉實錄準五日敕兩街先留寺兩所外更添入所注唐石刻云京師兩街各置十寺寺僧五十人蓋謂二年正月赦後非也今赦僧尼依前隸功德使不隸主客唐初天下僧尼道士女官皆隸

鴻臚寺武后延載元年以僧尼隸祠部開元二十四年道士女官隸宗正寺天寶二載以道士隸司封貞

元四年崇玄館罷大學士後復置左右街大功德使

東都功德使脩功德使總僧尼之籍及功役元和二

年以道士女官隸左右街功德使會昌二年以僧尼

隸主客太清宮置玄元館亦有學士至六年廢而僧

尼復隸兩街功所度僧尼仍令祠部給牒改武宗之

德使即是年也今祠部所給以翰林學士兵部侍郎白敏中同平

僧道度牒也

章事

辛酉立皇子溫為鄆王漢為雍王漢音湮為

雅王滋為夔王沂為慶王六月禮儀使奏請復代

美

美

美

雅士滋為變王沂為慶王 六月禮儀使奏請復代

宗神主於太廟開成五年文宗升祔代宗神主以親盡桃遷今請復之以敬宗

文宗武宗同為一代於廟東增置兩室為九代十一

室從之 秋七月壬寅淮南節度使李紳薨 回鶻

烏介可汗之眾稍稍降散及凍餒死所餘不及三千

人國相逸隱啜殺烏介於金山烏介可汗自殺胡山之敗竄於黑車子族

今為其下所殺立其弟特勒遏捻為可汗遏捻奴 八月壬申

葬至道昭肅孝皇帝于端陵端陵在京兆三原縣東十里 廟號武

宗初武宗疾困顧王才人曰我死汝當如何對曰願

從陛下於九泉武宗以巾授之武宗崩才人即縊武宗

之問王才人之死懲楊妃之禍也上聞而矜之贈貴妃葬於端陵柏

異三金山今阿爾泰山

金皇朝

城之內

考異曰蔡京王貴妃傳曰帝疾亟才人久視帝而歸燕息處濃粧絜服如常日乃取所

翫用物散與內家淨盡持帝所授巾至帝前已見升

選容易自縊而仆於御座下以縊為名而得卒舊紀

武宗葬端陵德妃王氏附焉李德裕獻替記自上臨

御王妃有專房之寵至是以嬌妬忤旨一夕而殞羣

情無不驚懼以謂上功成之後喜怒不測德裕因以

進諫在五年十月與王貴妃傳不同恐獻替記誤康

輒劇談錄曰孟才人善歌有寵於武宗屬一旦聖體

不豫召而問之曰我或不諱汝將何之對曰若陛下

萬歲之後無復生為是日令於御前歌河滿子一曲

唐張祐有孟才人歎
帝云才人以
空囊獲
寵歌一聲
河滿子氣
亟立殞

於端陵之側此事恐正
是王才人傳聞不同

以循州司馬牛僧孺為衡

州長史封州流人李宗閔為郴州司馬恩州司馬崔

珙為安州長史

安州漢安陸縣地京師東南二千五十一里

潮州刺史楊

嗣復為江州刺史昭州刺史李珣為郴州刺史僧孺

李珣貶在武宗即位三年由桂管觀察使貶昭州刺史新唐書珣傳亦云宣宗立丙徙柳州然考廣西省城風洞題名珣在會昌五年五月廿六日已稱柳州刺史則由昭內徙柳州非始於是年也

等五相皆武宗所貶逐

楊嗣復貶見二百四十六卷元年三年崔珙罷相崔鉉代之

奏珙妄費宋滑院鹽鐵錢九十萬緡又劾與劉從諫厚數護其姦貶澧州刺史再斥恩州司馬僧孺宗

閔貶見四年至是同日北遷宗閔未離封州而卒

離力智翻

九月以荆南節度使李德裕為東都留守解平章事

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鄭肅同平章事充荆南節度

使以兵部侍郎判度支盧商為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商翰之族孫也

盧翰相德宗於興元貞元之間

冊黠憂斯可汗

使者以國喪未行或以為僻遠小國不足與之抗衡

回鶻未平不應遽有建置詔百官集議事遂寢

蠻

寇安南經畧使裴元裕帥鄰道兵討之

帥讀曰率

以右

嗣復為江州刺史昭州刺史李珣為柳州刺史僧孺

常侍李景讓為浙西觀察使

右常侍右散騎常侍也

初景讓母

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居於東都諸子皆幼母自教

之宅後古牆因雨墮陷

墮杜回翻下墜也

得錢盈船奴婢喜

走告母母往焚香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

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他日學

問有成乃其志也此不敢取遽命掩而築之三子景

讓景温景莊皆舉進士及第景讓官達髮已斑白小

有過不免捶楚

捶止榮翻

景讓在浙西有左都押牙迂景

讓意

迂五故翻

景讓杖之而斃軍中憤怒將為變母聞之

景讓方視事母出坐聽事

聽讀日聽

立景讓於庭而責之

將二字方備

曰天子付汝以方面國家刑法豈得以為汝喜怒之

資妄殺無罪之人乎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朝

廷使垂年之母銜羞入地垂末垂也垂年何以見汝

之先人乎命左右褫其衣坐之褫丑將撻其背將佐

皆為之請為于偽翻拜且泣久乃釋之軍中由是遂安景

莊老於場屋唐人謂貢院為場屋至今猶然每被黜母輒撻景讓然景

讓終不肯屬主司屬之欲翻主司校文主司也曰朝

廷取士自有公道豈敢效人求關節乎久之宰相謂

主司曰李景莊今歲不可不收可憐彼翁每歲受撻

由是始及第冬十月禮院奏禘祭祝文於穆敬文

武四室但稱嗣皇帝臣某昭告從之太常有禮院帝於穆宗弟也於

敬文武叔也甲申上受三洞法錄於衡山道士劉玄靜

既杖殺趙歸真而復受法錄所謂尤而效之會昌五年劉玄靜還衡山書十二月戊辰

朔日有食之

宣宗元聖至明成武獻文睿智章仁神聰懿道

大孝皇帝上諱怡即位改名忱憲宗第十二子按通鑑書唐諸帝號自玄宗以後

皆以葬陵謚冊為正宣宗謚聖武獻文睿智章仁神聰懿

帝若元聖至明成武獻文睿智章仁神聰懿道大孝則咸通十三年追崇之號也

大中元年春正月甲寅上祀圓丘赦天下改元二

月加盧龍節度使張仲武同平章事賞其破回鶻也

睿元聖明成
睿智章仁
神聰懿道
大孝皇帝

二月下字本有
庚午二字

印丁

二月下字在右

月加盧龍節度使張仲武同平章事賞其破回鶻也

石雄獨非破回鶻者乎

癸未上以旱故減膳徹樂出宮女縱

鷹隼

隼 尹翻

止營繕命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盧商與御

史中丞封敖踈理京城繫囚大理卿馬植奏稱盧商

等務行寬宥凡抵極法一切免死彼官典犯賊及故

殺人平日大赦所不免今因踈理而原之使貪吏無

所懲畏死者銜冤無告恐非所以消旱災致和氣也

昔周饑克殷而年豐

左傳寧莊子之言為討邢發也

衛旱討邢而雨

降是則誅罪戮姦式合天意雪冤決滯乃副聖心也

乞再加裁定詔兩省五品以上議之

兩省五品以上官自給事中中

書舍人以上也

初李德裕執政引白敏中為翰林學士二

百四十六卷
會昌二年

及武宗崩德裕失勢敏中乘上下之怒

竭力排之使其黨李咸訟德裕罪

敏中令狐絢在會

昌中德裕不以朋黨疑之置之臺閣及德裕失勢抵

掌戟手同謀斥逐而崔鉉亦以會昌未罷相怨德裕

大中初敏中復薦鉉在中書乃令其黨人李咸者訟

德裕裕輔政時陰事罷德裕留守以太子少保分司東

都按舊傳絢以大中二年自湖州刺史入知制誥鉉

以三年自河中節度使入為相此時未也實錄誤

今按通鑑所書令狐絢知制誥在是

年六七月之間湖州刺史有前字
德裕由是自東
都留守以太子少保分司分司東都也左諫議大夫張鷟
等上言陛下以旱理繫囚慮有冤滯今所原死罪無
冤可雪恐凶險僥倖之徒常思水旱為災宜如馬植
所奏詔從之皆論如法以植為刑部侍郎充鹽鐵轉

所奏諸從之皆論如法以植為刑部侍郎充鹽鐵轉

運使植素以文學政事有名於時李德裕不之重及

白敏中秉政凡德裕所薄者皆不次用之以盧商為

武昌節度使以刑部尚書判度支崔元式為門下侍

郎翰林學士戶部侍郎韋琮為中書侍郎並同平章

事閏月敕應會昌五年所廢寺有僧能營葺者聽

自居之有司毋得禁止是時君相務反會昌之政息相

亮故僧尼之弊皆復其舊觀通鑑所書則會昌大中之是非可見矣已

西積慶太后蕭氏崩蕭后文宗之母也武宗時徙居積慶殿故以稱之五

月幽州節度使張仲武大破諸奚吐蕃論恐執乘武

宗之喪誘党項及回鶻餘眾寇河西誘音西詔河東節

度使王宰將代北諸軍擊之代北諸軍謂陁宰以沙

陀朱邪赤心為前鋒自麟州濟河與恐熱戰於鹽州

破走之六月以鴻臚卿李業為冊黠戛斯英武誠

明可汗使上謂白敏中曰朕昔從憲宗之喪道遇風

雨百官六宮四散避去惟山陵使長而多髯髯如攀

靈駕不去誰也對曰令狐楚上曰有子乎對曰長子

緒今為隨州刺史上曰堪為相乎對曰緒少病風痺

少詩照翻痺必至次子絢前湖州刺史有才器上即

擢為考功郎中知制誥絢入謝上問以元和故事絢

條對甚悉絢徒刀翻上悅遂有大用之意為令狐絢

悉詳也

柄用張本

秋八月丙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回同平章事

充西川節度使 葬貞獻皇后于光陵之側積慶蕭后謚貞

獻 上敬睦兄弟作雍和殿於十六宅會要是年勅親親樓號雍

和殿別造屋宇廊舍七百間 數臨幸置酒作樂擊毬

盡歡數所翻 諸王有疾常親至問存問憂形於色 突厥

掠漕米及行商振武節度使史憲忠擊破之日按突

厥亡已久蓋猶有餘種在振武之北者 九月丁卯

以金吾大將軍鄭光為平盧節度使光潤州人太后

之弟也 乙酉前永寧尉吳汝納訟其弟湘罪不至

死李紳與李德裕相表裏欺罔武宗枉殺臣弟乞召

江州司戶崔元藻等對辨吳湘死見上卷丁亥敕御

史臺鞠實以聞鞠實窮治冬十二月庚戌御史臺奏

據崔元藻所列吳湘寃狀如吳汝納之言戊午貶太

子少保分司李德裕為潮州司馬 吏部奏會昌四

年所減州縣官內復增三百八十三員讀者至此以

以於既減之後而復增者為是邪

二年正月甲子羣臣上尊號曰聖敬文思和武光孝

皇帝思相赦天下 初李德裕執政有薦丁柔立清

直可任諫官者德裕不能用上即位柔立為右補闕

德裕貶潮州柔立上疏訟其寃丙寅坐阿附貶南陽

尉史言丁柔立有是非之心南陽縣漢南陽郡所治宛縣地也隋改為南陽縣唐屬鄧州九域志在州

東北一百二十里 西川節度使李回桂管觀察使鄭亞坐

前不能直吳湘冤乙酉回左遷湖南觀察使亞貶循

州刺史李紳追奪三任告身李紳已薨故追奪中書舍人崔

嘏坐草李德裕制不盡言其罪己丑貶端州刺史

回鶻遏捻可汗仰給於奚王石舍朗仰牛向翻及張仲武

大破奚衆見去年五月回鶻無所得食日益耗散至是所

存貴人以下不滿五百人依於室韋使者入賀正此

鶻使過幽州張仲武使歸取遏捻等遏捻聞之夜與

妻葛祿子特勒毒斯等九騎西走餘衆追之不及相

室目錄云張仲武使室韋取回鶻遏捻然則此後者入賀正乃室韋之使者也

與大哭室韋分回鶻餘眾為七七姓共分之室韋有嶺西部

山北部黃頭部如者部婆葛部訥北部駱丹部凡七姓悉居柳城東北近者二千里遠者六千里而贏

居二日黠戛斯遣其相阿播帥諸胡兵號七萬來取

回鶻帥讀曰率大破室韋悉收回鶻餘眾歸磧北猶有數

帳潛竄山林鈔盜諸胡鈔楚交翻其別部厖勒先在安西

亦自稱可汗居甘州總磧西諸城種落黠戛獻見賢見

遍翻回鶻至五季時入獻見者皆厖勒種類也種章勇翻二月庚子以知制誥

令狐綯為翰林學士上嘗以太宗所撰金鏡金鏡書太宗所

著也授綯使讀之至亂未嘗不任不肖至治未嘗不任

忠賢治直吏翻上止之曰凡求致太平當以此言為首又

書貞觀政要於屏風每正色拱手而讀之觀古上欲知

百官名數令狐綯曰六品已下官卑數多皆吏部注擬

五品以上則政府制授各有籍命曰具真上命宰相

作具真御覽五卷上之上之時常寘於案上立皇

子澤為濮王上欲作五王院於大明宮以處皇子之

幼者處昌呂翻召術士柴嶽明使相其地嶽明對曰臣庶

之家遷徙不常故有自陽宅入陰宅陰宅入陽宅刑

克禍福師有其說陰陽家所謂三刑謂寅刑巳巳刑

子刑卯卯刑子辰刑辰午刑午酉刑酉亥刑亥今陛

下深拱法官如瀆曰法官萬神擁衛陰陽書本不言

錢大昕曰今相宅
書以坎離震巽
為東西宅艮坤
乾兌為西四宅
視八年命為吉凶
謂即陰陽宅之

帝王家上善其言賜束帛遣之 夏五月己未朔日

有食之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元式罷為戶部尚

書以兵部侍郎判度支戶部周墀刑部侍郎鹽鐵轉

運使馬植并同平章事并當初墀為義成節度使辟

韋澳為判官及為相謂澳曰力小任重何以相助澳

曰願相公無權墀愕然不知所謂澳曰官賞刑罰與

天下共其可否勿以己之愛憎喜怒移之天下自理

何權之有墀深然之澳貫之之子也澳烏到翻韋貫之元和中為相

己卯太皇太后郭氏崩于興慶宮六月禮院檢討

官王皞貶句容令唐太常寺有禮院修撰檢討官各一貞宋白曰貞元九年四月敕太

宣王... 貞元九年四月... 敕太

常寺宜署禮院修撰檢討官各一員使為定額句容縣屬昇州宋白曰句容縣本漢縣以界內茅山本名

句曲山初憲宗之崩上疑郭太后預其謀又鄭太后

本郭太后侍兒有宿怨故上即位待郭太后禮殊薄

郭太后意怏怏一日登勤政樓即玄宗所起勤政務本之樓在興慶宮

欲自墮上聞之大怒是夕崩外人頗有異論上以鄭

太后故不欲以郭后祔憲宗有司請葬景陵外園皞

奏宜合葬景陵神主配憲宗室奏入上大怒白敏中

召皞詰之皞曰太皇太后汾陽王之孫郭子儀封憲

宗在東宮為正妃逮事順宗為婦憲宗厭代之夕事

出曖昧太皇太后母天下歷五朝五朝穆敬文武宣豈得以

史始釋文獻於
琰切厭魅也
謂至其
厭代者謂升遐
言厭薄人間之

世棄之不上仙也
厭者音於乾和
若厭魁之厭
與焉若之厭
其字義亦不同
史引之以釋厭
代之厭誤矣

案厭代本莊
子天地篇千
歲厭世去空
儂唐世字
故云厭代

曖昧之事遽廢正嫡之禮乎敏中怒甚皞辭氣愈厲

諸相會食周墀立於敏中之門以俟之敏中使謝曰

方為一書生所苦公弟先行弟與墀同墀入至敏中廳問

其事見皞爭辨方急墀舉手加額歎皞孤直明日皞

坐貶官考異曰實錄五月戊寅以太皇太后寢疾

問起居下遺令是日太后崩初上纂位以憲宗遇弒

頗疑后在黨中至是暴得疾崩帝之志也甲申白敏

中帥百寮上表請聽政不許乙酉又上表不許丙戌

三上表乃依六月貶禮院檢討官王皞為潤州句容

令舊傳曰宣宗繼統即后之諸子也恩禮愈異於前
朝大中年崩附景陵后歷位七朝五居太母之尊人
君行子孫之禮福壽隆貴四十餘年雖漢之馬鄧無
以加焉識者以為汾陽社稷之功未民復鍾慶於懿
安焉裴延裕東觀奏記曰憲宗皇帝晏駕之夕上雖
幼頗記其事追恨光陵商臣之酷即位後誅鉏惡黨

無漏網者郭太后以上英察孝果且懷慙懼時居興慶宮一日與一二侍兒同升勤政樓倚衡而望便欲殞於樓下欲成上過左右急持之即聞於上上大怒其夕太后暴崩上志也又曰懿安郭太后既崩喪服許如故事禮院檢討官王皞抗疏請后合葬景陵配饗憲宗廟室既入上大怒宰臣白敏中召皞詰其事皞對云云翌日皞貶潤州句容縣令周墀亦免相按實錄所言暴崩事皆出於東觀奏記若實有此事則既云是夕暴崩何得前一日先下詔云以太后寢疾權不聽政若無此事則廷裕豈敢輒誣宣宗或者郭后實以病終而宣宗以平日疑忿之心欲黜其禮故皞爭之疑以傳疑今參取之東觀奏記又曰杜悰通貴日久門下有術士姓李悰任西川節度使馬植罷黔中赴闕至西川李術士一見植謂悰曰馬中丞非常人也相公厚遇之悰未之信術士一日密言於悰曰相公將有甚禍非馬中丞不能救乞厚結之悰始驚信發日厚幣贈之仍令郵吏爲植買宅生生之費無闕焉植至門方知感悰不知其旨尋除光祿卿報狀至蜀悰謂術士曰貴人到闕作光祿勳矣術士曰姑待之稍進大理卿又遷刑部侍郎充諸道鹽鐵使

宗始驚憂俄而作相懿安皇太后崩後宗懿安子壻也忽一日內榜子索檢責宰相元載故事植諭旨翌日延英上前萬端營救植素辯能回上旨事遂中寢按植會昌中已自黔中入為大理卿宗今年二月始為西川節度今不取按裴延裕後作廷裕必有一誤

州司馬李德裕為崖州司戶湖南觀察使李回為賀

州刺史崖州去京師七千四百六十里賀州京師東南四千一百二十里前鳳翔

節度使石雄詣政府自陳黑山烏嶺之功政府即謂政事堂黑

山烏嶺功並見上卷武宗會昌二年考異曰求一

鎮以終老執政以雄李德裕所薦曰曷日之功朝廷

以蒲孟岐三鎮酬之足矣蒲河中孟河陽岐鳳翔除左龍武統

軍雄怏怏而薨十一月庚午萬壽公主適起居郎

皇云萬壽公主

軍雄快快而驚 十一月庚午萬壽公主適起居郎

鄭顥顥紈之孫鄭紈為相於元和之初登進士第為校書郎右

拾遺內供奉以文雅著稱公主上之愛女故選顥尚

之有司循舊制請用銀裝車上曰吾欲以儉約化天

下當自親者始令依外命婦以銅裝車唐制公主乘厭翟車外命

婦一品乘白銅厭翟車詔公主執婦禮皆如臣庶之法戒以母

得輕夫族毋得預時事又申以手詔曰苟違吾戒必

有太平安樂之禍樂音洛顥弟顥嘗得危疾上遣使視

之還問公主何在曰在慈恩寺觀戲場上怒歎曰我

怪士大夫家不欲與我家為昏良有以也亟命召公

主入宮立之階下不之視公主懼涕泣謝罪上責之

曰豈有小郎病不往省視乃觀戲乎自晉以來嫂謂叔為小郎省悉

景翻遣歸鄭氏由是終上之世貴戚皆兢兢守禮法如

山東衣冠之族 壬午葬懿安皇后於景陵之側非禮

也憲宗不為正其始以致宣宗不為正其終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韋

琮為太子賓客分司 十二月鳳翔節度使崔珙奏

破吐蕃克清水清水先隸秦州宋白曰清水漢舊縣其地即秦仲始所封

九域志清水縣在秦州九十里宋白曰長興中移清水縣於上邽鎮九域志之清水長興所移也詔

以本州未復權隸鳳翔 上見憲宗朝公卿子孫多

擢用之刑部員外郎杜勝次對上問其家世對曰臣

父黃裳首請憲宗監國事見二百三十六卷即除給

父黃裳首請憲宗監國
事見二百三十七卷
即除給

事中翰林學士裴諗度之子也上幸翰林面除承旨

諗式荏翻以裴度相元和之功自足以賞
延于世但翰林學士承旨非賞功之官耳吐蕃論

恐熱遣其將莽羅急藏將兵二萬略地西鄙尚婢婢

遣其將拓拔懷光擊之於南谷大破之急藏降降戶江翻

三年春正月上與宰相論元和循吏孰為第一周墀

曰臣嘗守土江西聞觀察使韋丹功德被於八州皮被

義翻八州洪江鄂
岳虔吉袁撫也沒四十年老稚歌思稚直利翻如丹尚

存乙亥詔史館修撰杜牧撰丹遺愛碑以紀之仍擢

其子河陽觀察判官宙為御史二月吐蕃論恐熱

軍于河州尚婢婢軍于河源軍河源軍在鄯州東宋
白日河源軍置在湟

生此拓跋
且受項人

巳己

河州在河南

河源軍即赤軍

通鑑二百四十八 大正三年 三十三

在西寧府西南
吳之河源軍在今
西寧府貴德廳

鄯州即西寧府
在河北

吳云安樂州今
甯夏府中衛縣

又云石門關驛
藏木峽制勝六
盤石峽蕭關
俱在平涼府固
原州

州東西本趙婢婢諸將欲擊恐熱婢婢曰不可我軍

驟勝而輕敵彼窮困而致死戰必不利諸將不從婢

婢知其必敗據河橋以待之諸將果敗婢婢收餘眾

焚橋歸鄯州據河橋則兵敗而退者有歸路敗兵既

史言尚婢婢善兵吐蕃秦原安樂三州及石門等七關來

降高宗時吐谷渾為吐蕃所逼徙于鄯州不安其居

又徙于靈州之境咸亨三年以靈州故鳴沙縣地

置安樂州以居之安史之亂吐蕃取安樂州吐谷渾

又徙朔方河東之境原州界有石門驛藏制勝石峽

木靖木峽六盤七關考異曰實錄涇原節度使康

季榮奏吐蕃宰相論恐熱殺東道節度使奉表以三

州七關來降獻祖紀年錄亦云殺東道節度使奉表

國史叙論恐熱事甚詳至五年五月始來降此際未

降也又不云殺東道節度使且恐熱若以三州七關

來降朝廷必官賞之何故但賞邊將而不及恐熱蓋

吐蕃傳同

涇原康壽崇
靈武朱叔明
鳳翔李珣
分寧張君緒

三州七關以吐蕃國亂自來降唐朝廷遣諸道應接之非恐熱帥以來實錄誤耳

以太僕卿

陸耽為宣諭使詔涇原靈武鳳翔邠寧振武皆出兵

應接河東節度使王宰入朝以貨結權倖求以使

相領宣武刑部尚書同平章事周墀上疏論之宰遂

還鎮駙馬都尉韋讓求為京兆尹墀言京兆尹非才

望不可為讓議竟寢墀又諫上開邊開邊謂經畧河西也由是

忤旨忤五故翻夏四月以墀為東川節度使以御史大夫

崔鉉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兵部侍郎判戶部魏扶

同平章事癸巳盧龍奏節度使張仲武薨軍中立

其子節度押牙直方翰林學士鄭顥言於上曰周

系盧弘止
卷三十一
弘正新書
宰相世系表
仍作弘正其
節度義成
在大中元年
周墀任新書
考傳皆不詳

墀以直言入相亦以直言罷相上深感悟甲午墀入

謝加檢校右僕射 戊戌以張直方為盧龍留後

五月徐州軍亂逐節度使李廓廓程之子也李程見二百四

十三卷長在鎮不治治直右補闕鄭魯上言其狀且慶四年

曰臣恐新麥未登徐師必亂速命良帥救此一方所帥

類上未之省省悉徐州果亂上思魯言擢為起居舍

人以義成節度使盧弘止為武寧節度使武寧士卒

素驕有銀刀都尤甚屢逐主帥弘止至鎮都虞候胡

慶方復謀作亂復扶弘止誅之撫循其餘訓以忠義

軍府由是獲安 六月戊申以張直方為盧龍節度

原州本治高平安

事傳皆不詳
軍府由是獲安
六月戊申以張直方為盧龍節度

使 涇原節度使康季榮取原州原州本治高平安史亂後沒於吐蕃

及石門驛藏木峽制勝六盤石峽六關秋七月丁巳

靈武節度使朱叔明取長樂州長樂當作安樂宋曰安樂州置於靈州

鳴沙縣樂 甲子邠寧節度使張君緒取蕭關蕭關縣音洛下同舊志屬

原 甲戌鳳翔節度使李玘取秦州玘蒲蠲翻凡取言易也秦州本治上

邠宋白曰時治成紀 詔邠寧節度權移軍於寧州以

應接河西 八月乙酉改長樂州為威州宋白曰靈州鳴沙縣

本漢富平縣地後周立會州隋立環州以大河環曲

為名唐神龍中默啜寇掠移縣於廢豐安城咸通三

年歸復以舊縣基置安樂 河隴老幼千餘人詣闕

異曰實錄云數 已丑上御延喜門樓見之延喜門在皇城東北

同 長改安下

吳六關及蕭關並在今平涼府固原州

案杜牧樊川集題永宗西平王宅

尉長子唐書魏傳未詳批舊紀

太和九年金吾將軍李玘為黔中觀察使大中初又見

廣州節度使

見李商隱樊川文集編 趙益云百四十一 大中三年

威州今甯夏府中

皇之正喜門
皇城東面門

署曰萬歲下
補賜絹五
第匹六字

吳云温池在
甯夏府靈
州

角六典皇城東面二門北曰延喜南曰景歡呼舞躍
風延喜門則承天門外橫街東直通化門歡呼舞躍
解胡服襲冠帶觀者皆呼萬歲詔募百姓懇闕三州

七關土田五年不租稅自今京城罪人應配流者皆配

十處十處三州四道將吏能於鎮戍之地營田者官

給牛及種糧四道涇原邠寧靈武鳳翔宋白曰史臣

課其播殖以助軍須謂之屯田其後中原兵興民戶

減耗野多閑田而治財賦者如沿邊例開置名曰營

田行之歲久不以兵乃招致農民強戶謂之營田戶

復有主務敗闕犯法之家沒納田宅亦係於此自此

諸道皆有營田温池鹽利可贍邊陲委慶制置神龍

務種章勇翻温池縣屬靈州是年

置温池縣屬靈州是年其三州七關鎮戍之卒皆倍

度屬威州縣有塩池

給衣糧言衣糧倍於仍二年一代道路建置堡柵有

商旅往來販易及戍卒子弟通傳家信關鎮毋得留

難其山南劔南邊境有沒蕃州縣亦令量力收復

廣德以來西羌內侵山南巡內階成陷沒文州移治劔南西山諸州亦多有沒於吐蕃者按階州時為武

州宋白曰階州漢武都之地後魏平武都築城於仙陵山置武都鎮西魏始置武州大歷初與秦州俱沒

於吐蕃大中三年收復復立武州景歷元年改階州冬十月改備邊庫為延

資庫備邊庫初置見上西川節度使杜悰奏取維

州閏十一月丁酉宰相以克復河湟請上尊號上

曰憲宗常有志復河湟見二百三十八卷元和五年以中原方用

兵謂方用兵於兩河也未遂而崩今乃克成先志耳其議加順

憲二廟尊謚以昭功烈盧龍節度使張直方暴忍

憲武宗亦議復河湟何不稱巡邊使劉濤乎

又有扶州

喜遊獵

喜許記翻

軍中將作亂直方知之託言出獵遂舉

族逃歸京師軍中推牙將周繼為留後

繼丑林翻考異曰舊紀

十一月幽州軍亂逐張直方軍人推周繼為留後四年九月周繼卒軍人立張允伸為留後直方傳曰直

方多不法慮為將卒所圖三年冬託以遊獵奔赴闕廷張允伸傳曰四年戎帥周繼寢疾表允伸為留後

新紀四年八月幽州軍亂逐張直方張允伸自稱留後傳亦言直方出奔即以允伸為留後實錄直方赴

闕亦在去年八月至九月又云張允伸知留後皆無周繼姓名今從舊書直方至京師拜

金吾大將軍

甲戌追上順宗謚曰至德弘道大聖

大安孝皇帝憲宗謚曰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

仍改題神主

自天寶已來加上諸帝謚號陵中玉冊及神主未嘗改題

己未

屋州司戶李德裕卒

山南西道節度使鄭涯奏取

隋州文獻
天去扶州今

扶州 劉昫曰扶州治同昌縣歷代吐谷渾所據西魏
至羌為名隋初改置扶州及同昌縣在長安
西南一千六百九十里廣德後沒於吐蕃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八

浙 江 圖 書 館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八

通鑑二百五十八



浙江圖書館

三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致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天台後學一胡三省音註

唐紀六十五起上章敦牂盡屠維單闕凡十年

宣宗元聖至明成武獻文睿智章仁神聰懿道

大孝皇帝下

浙

大中四年春正月庚辰朔赦天下 二月以秦州隸

鳳翔秦州本屬隴右節度夏四月庚戌以中書侍

年庚

大中四年

為曰植實色
上補以詰植
三字

郎同平章事馬植為天平節度使上之立也左軍中

尉馬元贇有力焉武宗之大漸也馬元贇為左神由

是恩遇冠諸宦者冠古植與之叙宗姓上賜元贇寶

帶元贇以遺植遺唯植服之以朝朝直上見而識之

植變色不敢隱明日罷相收植親吏董侔下御史臺

鞠之盡得植與元贇交通之狀下戶再貶常州刺史

常州古延陵季子之邑後為毗陵晉為晉陵六月

唐為常州京師東南二千八百四十三里

戊申兵部侍郎同平章事魏扶薨以戶部尚書判度

支崔龜從同平章事秋八月以白敏中判延資庫

去年改備邊

庫為延資庫盧龍節度使周繼薨軍中表請以押

盧龍節度使周繼薨軍中表請以押

牙兼馬步都知兵馬使張允伸為留後九月丁酉從

之考異曰四年七月周繼薨張允伸為留後注曰舊紀亦無朝廷命繼為節度使年月至此但云幽

州節度使周繼卒軍人立張允伸為留後實錄九月

幽州大將表請押衙張允伸知留後事舊允伸傳曰

大中四年戎帥周繼寢疾表允伸為留後朝廷可其

奏今從之今按通監書八月周繼薨考異以為七月

月党項為邊患發諸道兵討之連年無功成饋不

已右補闕孔温裕上疏切諫上怒貶柳州司馬温裕

歿之兄子也孔幾見二百四十卷吐蕃論恐執遣

僧莽羅蘭真將兵於雞項關南造橋以擊尚婢婢軍

雞項關在河州西北其北即白土嶺關南造橋即洪濟橋

於白土嶺水經注左南津西六十里有白土城城西

以此推之雞項婢婢遣其將尚鐸羅榻藏將兵據臨

吳雞項關在今蘭州府之河州

白土欲東即
隘蕃軍

隘蕃軍北即
駝尾牛峽即宣
威軍也

瓜州在安州

八州在鄯廓
河涼甘肅瓜

蕃軍以拒之不利復遣磨離罷子燭盧鞏力復扶將

兵據駝牛峽以拒之鞏力請按兵拒險勿與戰

以奇兵絕其糧道使進不得戰退不得還不過旬月

其眾必潰罷子不從鞏力曰吾寧為不用之人不為

敗軍之將稱疾歸鄯州罷子逆戰敗死婢婢糧乏留

拓跋懷光守鄯州帥部落三千餘人就水草於甘州

西帥讀曰率宋白曰甘州西南至肅州福祿縣界恐

執聞婢婢弃鄯州自將輕騎五千追之至瓜州宋白

州東南至肅州界二百四十里聞懷光守鄯州遂大掠河西鄯廓等

八州宋白曰廓州北至鄯州百八十里殺其丁壯

吳云疏者
聲牛峽俱
在今西甯府
西甯州境

八州東南至白河州鳳林縣二百八十里殺其丁壯鼻

刑其羸老剗魚氣翻及婦人以槊貫嬰兒為戲

焚其室廬五千里間赤地殆盡 冬十月辛未以翰

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令狐綯同平章事考異曰舊紀在十

一月今從十一月壬寅以翰林學士劉瑑為京西

招討党項行營宣慰使瑑持以盧龍留後張允仲

為節度使 十二月以鳳翔節度使李業河東節度

使李拭並兼招討党項使 吏部侍郎孔溫業白執

政求外官白敏中謂同列曰我輩須自點檢孔吏部

不肯居朝廷矣溫業戮之弟子也孔溫業之操行不見於史時人蓋以

其家世而敬之

目錄党項寇邊

案前一頁稱溫裕為效之兄弟與此否

通鑑卷二百八十一

五年春正月壬戌天德軍奏攝沙州刺史張義潮遣

使來降

降戶江翻下同沙州東南至長安三千八百五十九里

義潮沙州人也

時吐蕃大亂義潮陰結豪傑謀自拔歸唐一旦帥眾

被甲譟於州門

帥讀曰率被皮義翻

唐人皆應之吐蕃守將驚

走義潮遂攝州事奉表來降

潮今從實錄新舊紀傳考異曰補國史作議

以義潮為沙州防禦使

以兵部侍郎裴休為鹽鐵

轉運使休肅之子也

裴肅見二百三十五卷德宗貞元十二年

自大和以

來歲運江淮米不過四十萬斛吏卒侵盜沈沒舟達

渭倉者什不三四大墮劉晏之法

沈持林翻墮讀曰墮劉晏法見二百

二十六卷德宗建中元年

休窮究其弊立漕法十條歲運米至渭

宗建中元年德休窮究其弊立漕法十條歲運米至漕

倉者百二十萬斛 上頗知党項之反由邊帥利其

羊馬數欺奪之或妄誅殺党項不勝憤怨故反帥所類翻

數所角翻乃以右諫議大夫李福為夏綏節度使自

是繼選儒臣以代邊帥之貪暴者行日復面加戒勵

復扶又翻党項由是遂安福石之弟也 上以南山平夏

党項又未平 党項居慶州者號東山部居夏州者號

平夏部其窟居南山者為南山党項趙

珣聚米圖經党項部落在銀夏以北居川澤者謂之

平夏党項在安鹽以南居山谷者謂之南山党項

考異曰唐年補錄曰松州南有雪山故曰南山平夏
川名也 余按唐年補錄乃末學膚受者之為耳今
不欲復言地理姑以通鑑義例言之考異者考羣書
之同異而審其是訓釋其義付之後學南山之說既
無同異之可考今而引頗厭用兵崔鉉建議宜遣大
之疑非考異本指也

吳三州在今
延安府定邊
縣南
平夏在今
榆林府懷
遠縣之北

通鑑卷二百九十九

宋志郭
修志年
紀錄二卷
非補錄
之書

二百四十五年
字嚴校改卷

以原昏改聘
盧氏下補
將赴昏林
已六字
下補矣
字

臣鎮撫三月以白敏中為司空同平章事充招討党

項行營都統制置等使職源曰制置使始此南北兩路供軍使

兼邠寧節度使敏中請用裴度故事擇廷臣為將佐

許之裴度故事見二百四十四卷憲宗元和十二年夏四月以左諫議大夫

孫景商為左庶子充邠寧行軍司馬知制誥蔣伸為

右庶子充節度副使伸係之弟也蔣係見二百四十四年文宗大和五

年初上令白敏中為萬壽公主選佳壻為于敏中薦偽翻

鄭顥時顥已昏盧氏行至鄭州堂帖追還萬壽公主適鄭顥見

上卷上年鄭州去京顥甚銜之由是數毀敏中於上師一千一百五里

敏中將赴鎮言於上曰鄭顥不樂尚主數所角翻怨樂音洛

敏中將赴鎮言於上曰冀顯不樂尚主樂音洛怨

臣入骨髓臣在政府無如臣何今臣出外顯必中傷

臣死無日矣

中竹仲翻

上曰朕知之久矣卿何言之晚邪

命左右於禁中取小檉函以授敏中曰此皆鄭郎譖

卿之書也朕若信之豈任卿以至今日敏中歸置檉

函於佛前焚香事之

檉丑貞翻說文曰河柳也

敏中軍於寧州壬

子定遠城使史元破党項九千餘帳於三交谷

三交谷在

夏州界

敏中奏党項平辛未詔平夏党項已就安帖

地名在夏州界宋朝李繼遷之叛也徙綏州吏民之半置平夏以為巢穴蓋銀夏之要地也

南山

党項聞出山者迫於饑寒猶行鈔掠

鈔楚交翻

平夏不容

窮無所歸宜委李福存諭於銀夏境內授以閑田如

吳云三交谷亦在今榆林府懷遠東北

能革心向化則撫如赤子從前為惡一切不問或有

抑屈聽於本鎮投牒自訴若再犯疆場或復入山林

復扶又不受教令則誅討無赦將吏有功者甄獎甄

翻下同延死傷者優恤靈夏邠鄜四道百姓給復三年鄰道

量免租稅郵音霄復方邠由邊將貪鄙致其怨叛自

今當更擇廉良撫之若復致侵叛當先罪邊將後討

寇虜吐蕃論恐熱殘虐所部多叛拓跋懷光使人

說誘之說式丙翻誘以其眾或散居部落或降於懷

光恐熱勢孤乃揚言於眾曰吾今入朝於唐借兵五

十萬來誅不服者然後以渭州為國城請唐冊我為

十萬來誅不服者然後以渭州為國城請唐冊我為

贊普誰敢不從五月恐熱入朝上遣左丞李景讓就

禮賓院問所欲恐熱氣色驕倨語言荒誕誕徒旱翻誇大也

求為河渭節度使上不許召對三殿如常日胡客勞

賜遣還勞力到翻還從宣翻恐熱怏怏而去復歸落門川聚其

舊眾恐熱本吐蕃落門討擊使欲為邊患會久雨乏食眾稍散纔

有三百餘人奔于廓州六月立皇子潤為鄂王

進士孫樵上言百姓男耕女織不自溫飽而羣僧安

坐華屋美衣精饌饌雛皖翻又雛戀翻率以十戶不能養一僧

武宗憤其然憤其然猶言憤其如此也髮十七萬僧言使僧長髮復為齊民也

是天下一百七十萬戶始得蘇息也陛下即位以來

修復廢寺天下斧斤之聲至今不絕度僧幾復其舊

矣幾居陛下縱不能如武宗除積弊柰何與之於已

廢乎日者陛下欲修國東門諫官上言遽為罷役為

偽今所復之寺豈若東門之急乎所役之功豈若東

門之勞乎願早降明詔僧未復者勿復寺未修者勿

修庶幾百姓猶得以息肩也秋七月中書門下奏陛

下崇奉釋氏羣下莫不奔走恐財力有所不逮因之

生事擾人望委所在長吏量加搏節搏慈所度僧亦

委選擇有行業者行下若容凶麤之人則更非敬道

也鄉村佛舍請罷兵日修時用兵以從之八月白

也鄉村佛舍請罷兵日修復河隄以從之八月白

敏中奏南山党項亦請降時用兵歲久國用頗乏詔

并赦南山党項使之安業冬十月乙卯中書門下

奏今邊事已息而州府諸寺尚未畢功望且令成之

其大縣遠於州府者聽置一寺其鄉村毋得更置佛

舍從之戊辰以戶部侍郎魏謩同平章事仍判戶

部時上春秋已高未立太子羣臣莫敢言謩入謝曰

言今海內無事惟未建儲副使正人輔導臣竊以為

憂且泣時人重之重之者以其能言人所不敢言也蓬果羣盜依阻

雞山寇掠三川雞山在蓬果二州之界而羣盜依阻

謂東西川及以果州刺史王贄弘充三川行營都知

吳在蓬果雞山今四川順慶府南充營山二縣地又云三川川東川西川北也

雜出注補
見後

案又有滑
州尚延心
與河州同
降見後十
二年冬十月

兵馬使以討之制以党項既平罷白敏中都統但

以司空平章事充邠寧節度使張義潮發兵畧定

其旁瓜伊西甘肅蘭鄯河岷廓十州遣其兄義澤奉

十一州圖籍入見十州并沙州為十一州見賢遍翻

里西北至伊州九百里西州東至伊州七百五十里

甘州西至肅州四百二十里肅州南至瓜州五百二

十六里蘭州西至鄯州四百九十里鄯州西至廓州

二百八十里河州東北至蘭州三百里岷州北至蘭

州狄道縣五百三十四里西北於河湟之地盡入

于唐十一月置歸義軍於沙州以義潮為節度使考

異曰唐年補錄舊紀義潮降在五年八月獻祖紀年
錄及新紀在十月按實錄五年二月壬戌天德軍奏
沙州刺史張義潮安景旻及部落使閻英達等差使
上表請以沙州降十月義潮遣弟義澤以本道瓜沙

馮浩註考
商隱詩
云離山主

申王

伊肅等十一州地圖戶籍來獻河隴陷沒百餘年至
是悉復故地十一月建沙州為歸義軍以張義潮為
節度使河沙等十一州觀察營田處置等使新紀五
年十月沙州人張義潮以瓜沙伊肅鄯甘河西蘭岷
廓十一州歸于有司新傳三州七關降之明年沙州
首領張義潮奉十一州地圖以獻擢義潮沙州防禦
使俄號歸義軍遂為節度使參考諸書蓋二月義潮
使者始以得沙州來告除防禦使十月又遣義澤以
十一州圖籍來上除節度使也今從十一州觀察使
實錄新傳云三州降之明年誤也

又以義潮判官曹義金為歸義軍長史

按新書百官志節度使有

行軍司馬節度副使判官支使等其兼都督都護則有長史

以中書侍郎同平

章事崔龜從同平章事充宣武節度使

右羽林統

軍張直方坐出獵累日不還宿衛貶左驍衛將軍

六年春二月王贇弘討雞山賊平之是時山南西道

通志二百四十九

名不以此非溫造
傳之難翁出
定長字記蓬
州蓬山在西南
此本漢書
遂

六十里石灘
山有石如雞
又果州有石
如雞母二相
對去五里
果居羊監所
依阻者必怒

節度使封敖奏巴南妖賊言辭悖慢上怒甚妖於驕

妹翻又崔鉉曰此皆陛下赤子迫於饑寒盜弄陛下

兵於谿谷間不足辱大軍但遣一使者可平矣乃遣

京兆少尹劉潼詣果州招諭之潼上言請不發兵攻

討且曰今以日月之明燭愚迷之眾使之稽顙歸命

其勢甚易稽音啓易所慮者武臣恥不戰之功議者

責欲速之效耳潼至山中盜彎弓待之潼屏左右直

前屏必鄂翻曰我面受詔赦汝罪使汝復為平人聞

汝木弓射二百步今我去汝十步汝真欲反者可射

我射而賊皆投弓列拜請降降戶潼歸館而王贄弘

與中使似先義逸引兵已至山下竟擊滅之 三月

勅先賜右衛大將軍鄭光鄆縣及雲陽莊並免稅役

中書門下奏以為稅役之法天下皆同陛下屢發德

音欲使中外畫一漢書蕭何為法講若畫一師古注曰畫一言整齊也今獨免

鄭光似稍乖前意事雖至細繫體則多勅曰朕以鄭

光元舅之尊貴欲優異令免征稅初不細思况親戚

之間人所難議卿等苟非愛我豈進嘉言庶事能盡

如斯天下何憂不理有始有卒卒子恤翻當共守之並依

所奏 夏四月甲辰以邠寧節度使白敏中為西川

節度使 湖南奏團練副使馮少端討衡州賊帥鄧

裴平之帥所類

党項復擾邊上欲擇可為邠寧帥

者而難其人從容與翰林學士中書舍人須昌畢誠

論邊事誠援古據今具陳方畧從千容翻誠戶上悅

曰吾方擇帥不意頗牧近在禁廷卿其為朕行乎誠

欣然奉命上欲重其資履為于偽翻資以序六月壬

申先以誠為刑部侍郎癸酉乃除邠寧節度使考

舊傳懿宗召問雍王羨薨追謚靖懷太子羨音河

東節度使李業縱吏民侵掠雜虜又妄殺降者由是

北邊擾動閏月庚子以太子少師盧鈞為河東節度

使業內有所恃人莫敢言魏謩獨請貶黜上不許但

使業內有所恃人莫敢言魏暮獨請貶黜上不許但

徙義成節度使盧鈞奏度支郎中韋宙為副使宙徧

詣塞下悉召酋長諭以禍福酋慈由翻長知文翻禁唐民毋得

入虜境侵掠犯者必死雜虜由是遂安掌書記李璋

杖一牙職明日牙將百餘人訴於鈞鈞杖其為首者

謫戍外鎮餘皆罰之曰邊鎮百餘人無故橫訴橫戶孟翻

不可不抑璋絳之子也李絳相憲宗以直諫所殺八月

甲子以禮部尚書裴休同平章事 獠寇昌資二州獠曾

皓翻資州漢資中縣地宋齊為資陽戍西魏置資州至京師三千五百六十里冬十月邠

寧節度使畢誠奏招諭党項皆降 驍衛將軍張直

方坐以小過屢殺奴婢貶恩州司戶 十一月立憲

昌州今重慶府大足縣資州今成都府簡州東

宗子惔為棣王惔之 十二月中書門下奏度僧不

精則戒法墮壞墮讀 造寺無節則損費過多請自今

諸州準元敕許置寺外有勝地靈迹許修復繁會之

縣許置一院繁會謂人物浩繁 嚴禁私度僧尼若官

度僧尼有闕則擇人補之仍申祠部給牒此今所謂

其欲遠遊尋師者須有本州公驗從之公驗者自本

至以為 照驗

七年春正月戊申上祀圓丘赦天下 夏四月丙寅

敕自法司處罪處昌 用常行杖杖脊一折法杖十法

謂常行鬻杖也脊 資昔翻折之截翻杖鬻一折笞五鬻徒 使吏用法有

常集 冬十二月 立南陽道 卷青鬼 七 三 七 會 一 甲

下邳今西安
府渭南
東北五十里
在渭北

節度使下
宋本有入朝
二字

常準 冬十二月左補闕趙璘請罷來年元會止御

宣政上以問宰相對曰元會大禮不可罷况天下無

事上曰近華州奏有賊光火劫下邳明火行劫言盜

翻關中少雪少詩皆朕之憂何謂無事雖宣政亦不

可御也 上事鄭太后甚謹不居別宮朝夕奉養養

亮舅鄭光歷平盧河中節度使上與之論為政光應

對鄙淺上不悅留為右羽林統軍使奉朝請太后數

言其貧數所用翻上輒厚賜金帛終不復任以民官復扶

民官謂治度支奏自河湟平每歲天下所納錢九

百二十五萬餘緡內五百五十萬餘緡租稅八十二

萬餘緡權酷二百七十八萬餘緡鹽利

摧古岳翻酷工護翻考

異曰續皇王寶運錄具載是歲度支支收之數年錯不可曉今特存其可曉者

蓋其所重者制國用也

八年春正月丙戌朔日有食之罷元會 上自即位

以來治弒憲宗之黨宦官外戚乃至東宮官屬誅竄

甚衆 宣宗絕郭后景陵之合葬誅元和東宮之官屬則以為穆宗母子誠預陳弘志之謀者然文宗

於穆宗父子也文宗憤元和逆黨欲盡誅之而不克以成甘露之禍使父果為商臣則子必為潘崇諱矣

慮人情不安丙申詔長慶之初亂臣賊子頃搜擿餘

黨流竄已盡 溫公於郭后之崩王皞之貶既詳書之矣復書此詔然王皞之議卒伸於咸通

之初通鑑又書之懿宗以子繼父而天理所在者公議所在不可得而違也不可得而揜也讀通鑑者宜

以是其餘族從踈遠者一切不問從一從再從三從

觀之從才用翻外之親也二月中書門下奏拾遺補闕缺真請更兄之親族袒免以

增補上曰諫官要在舉職不必人多如張道符牛叢

趙璘輩數人使朕日聞所不聞足矣叢僧孺之子也

李德裕故親僧孺之子久之叢自司勳真外郎出為

睦州刺史睦州吳置新都郡隋置睦州取俗阜人和

九入謝上賜之紫叢既謝前言曰謝恩之後臣所服

緋刺史所借也上遽曰且賜緋上重惜服章有司常

具緋紫衣數襲從行以備賞賜或半歲不用其一故

當時以緋紫為榮上重翰林學士遷官必校歲月

吳三破石亭
陝州

以為不可以官爵私近臣也 秋九月丙戌以右散

騎常侍高少逸為陝虢觀察使有敕使過硤石陝石

嶠縣貞觀十四年移治硤石塢怒餅果鞭驛吏見血

少逸封其餅以進敕使還還音旋上責之曰深山中

如此食豈易得易以適配恭陵立皇子洽為懷王

洵為昭王汶為康王汶音問考異曰唐年補錄五

錄新上獵於苑北此又出苑遇樵夫問其縣曰涇

陽人也令為誰曰李行言為政何如曰性執有強盜

數人軍家索之軍家謂比司諸軍也唐人謂諸道節

為縣家索竟不與盡殺之上歸帖其名於寢殿之柱

山客翻竟不與盡殺之上歸帖其名於寢殿之柱

冬十月行言除海州刺史入謝上賜之金紫問曰卿

知所以衣紫乎衣於既翻下至對曰不知上命取殿

柱之帖示之上以甘露之變見二百四十五卷惟

李訓鄭注當死自餘王涯賈餗等無罪詔皆雪其冤

上召翰林學士韋澳託以論詩屏左右與之語曰近

日外間謂內侍權勢何如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

比澳音奧屏必郢翻又甲正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

未尚畏之在斷卿謂策將安出對曰若與外廷議之

恐有大和之變不若就其中擇有才識者與之謀上曰

此乃末策白衣黃衣綠至衣緋皆感恩纔衣紫則相

事此又何以
不重惜服
幸

與為一矣

唐自上元以後三品已上服紫四品服深
緋五品服淺緋六品服深綠七品服淺綠

八品服綠九品深青流外官及庶人服黃太宗定制
內侍省不置三品官內侍是長官階四品其職但在
閣門守禦黃衣廩食而已至玄宗宦官至
三品將軍門施榮戟得衣紫矣衣於既翻上又嘗與

令孤絢謀盡誅宦官絢恐濫及無辜密奏曰但有罪

勿捨有闕勿補自然漸耗至於盡矣宦者竊見其奏

由是益與朝士相惡南北司如水火矣

九年春正月甲申成德軍奏節度使王元逵薨軍中

立其子節度副使紹鼎癸卯以紹鼎為成德留後

二月以醴泉令李君奭為懷州刺史初上校獵渭上

有父老以十數聚於佛祠上問之對曰醴泉百姓也

有父老以十數聚於佛祠上問之對曰醴泉百姓也

縣令李君奭有異政考滿當罷詣府乞留故此祈佛

冀諧所願耳及懷州刺史闕上手筆除君奭宰相莫

之測君奭入謝上以此獎厲以所得於父老之言獎厲眾始知之

三月詔邠寧節度使畢誠還邠州先是以河湟初

附党項未平移邠寧軍於寧州事見上卷三年先悉薦翻至是南

山平夏皆安威鹽武三州軍食足五年以原州之蕭關置武州故

令還理所理所猶言治所邠寧軍本理邠州北至寧州一百二十五里夏閏四

月詔以州縣差役不均自今每縣據人貧富及役輕

重作差科簿送刺史檢署訖鑰於令廳鑰蘇果翻令廳縣令廳事

也每有役事委令據簿定差今之差役簿始此五月丙寅

吳云威嚴在
今寧夏府
又云武即今
平涼府固原
州之蕭關

以王紹鼎為成德節度使 上聰察彊記宮中廝役

給灑掃者廝音斯灑所買翻又所賣皆能識其姓名

識職才性所任任音呼召使令無差誤者天下奏獄

吏卒姓名一覽皆記之度支奏瀆汚帛汚烏故翻誤書瀆

為清樞密承旨孫隱中謂上不之見輒足成之唐末檢密

承旨以院吏充五代以諸衛將軍充宋朝以士人充遂為清選及中書覆入內出度支奏付

中書中書宣署申覆上怒推按擅改章奏者罰謫之

上密令翰林學士韋澳纂次諸州境土風物及諸利

害為一書自寫而上之而上時掌翻雖子弟不知也

號曰處分語它日鄧州刺史薛弘宗入謝鄧州京師東南九百

志序書卷之
道山河地名要
略九卷注一作
處分語宋史
又云一名新集
地理書

三十出謂澳曰上處分本州事驚人澳詢之皆處分

語中事也處昌呂翻澳在翰林上或遣中使宣旨草

詔事有不可者澳輒曰茲事須降御札方敢施行淹

留至旦上疏論之上多從之秋七月浙東軍亂遂觀

察使李訥李遜見二百二十九性卞

急杜預曰卞躁疾也音皮彦翻遇將士不以禮故亂作淮南饑

民多流亡節度使杜悰荒於遊宴政事不治上聞之

甲午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鉉同平章事充淮南

節度使丁酉以悰為太子太傅分司九月乙亥貶

李訥為朗州刺史監軍王宗景杖四十配恭陵仍詔

案舊傳仲
部在東川
鎮五年徵
為要部侍
郎入朝未
改兵部侍
郎充諸道
鹽鐵轉運
使而裴
休傳大中
初累官戶
部侍郎充
諸道鹽鐵
轉運使裴
兵部侍郎
使如故六
年以本官
同平章事
判使
如故十年罷
故唐會要
云裴休五年

自今戎臣失律并坐監軍以禮部侍郎沈詢為浙東

觀察使詢傳師之子也傳師者沈既濟之子冬十一月以吏

部侍郎柳仲郢為兵部侍郎充鹽鐵轉運使有閭閻

醫工劉集醫工無職於尚藥局不待詔於翰林院但以醫術自售於閭閻之間故謂之閭閻醫

工因緣交通禁中上敕鹽鐵補場官凡銅鐵鹽場皆有官主之仲

郢上言醫工術精宜補醫官若委務銅鹽何以課其

殿最殿丁練翻且場官賤品非特敕所宜親臣未敢奉詔

上遽批劉集宜賜絹百匹遣之它日見仲郢勞之曰

批匹迷翻勞力到翻卿論劉集事甚佳上嘗苦不能食召醫工

梁新診脉診止忍翻切脉以候驗受病之原治之數日良已治直翻新

荆其責則
休于年十一月
自罷
使文元美
華有兵部
侍郎監
使章有翼
授東川判
見章有翼
于大中十
一月後代裴
休之使任此
年十一月又
柳仲郢充使
而章有翼
即代仲郢
鎮東川也

子丙

因自陳求官上不許但敕鹽鐵使月給錢三千緡而

已右威衛大將軍康季榮前為涇原節度使擅用

官錢二百萬緡事覺季榮請以家財償之上以季榮

有開河湟功季榮有功見許之給事中封還敕書唐制

凡詔敕有不便者給事中諫官亦上言十二月庚辰

貶季榮夔州長史夔州京師南二千江西觀察使

鄭祗德以其子顯尚主通顯固求散地散悉但翻甲午以

祗德為賓客分司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浙

十年春正月丁巳以御史大夫鄭朗為工部尚書同

平章事上命裴休極言時事休請早建太子上曰

百五十一

若建太子則朕遂為閑人孰謂唐宣宗明察吾不信也休不敢復

言復扶二月丙戌休以疾辭位不許三月辛亥詔

以回鶻有功於國世為昏姻有功於國謂討安史世為婚姻謂世尚公主

稱臣奉貢北邊無警會昌中虜廷喪亂浪翻可汗奔

亡屬姦臣當軸屬之欲翻姦臣謂李德裕此大中君臣愛憎之論也遽加殄滅

近有降者云已厖歷今為可汗尚寓安西已厖歷即厖勒以華

言譯夷言語轉耳厖俟其歸復牙帳當加冊命上

以京兆父不理夏五月丁卯以翰林學士工部侍郎

韋澳為京兆尹考異曰貞陵遺事東觀記皆曰帝以

大中制集澳代罕郢代澳云罕郢併敗官誤也今從實錄新紀舊紀新傳澳為人公直既

特勤

京兆尹
韋澳為
在七年

隕事其家買款手... 光... 史... 家... 田... 租... 責...

迨播下字本
有為閩里患
四字

史昭釋文磔大計
切極也非誤字
書地也言大計切
極也磔音呼計
翻此謂有所負特
以手手請不得所以
錢曰磔極困也
見廣韻

視事豪貴歛手鄭光莊吏恣橫莊吏掌主家田租者也積

年租稅不入澳執而械之上於延英問澳澳具奏其

狀上曰卿何以處之處昌呂翻澳曰欲實於法上曰鄭光

甚愛之何如對曰陛下自內庭用臣為京兆翰林學士院在

內欲以清畿甸之積弊若鄭光莊吏積年為蠹得寬

重辟辟毗亦翻是陛下之法獨行於貧戶臣未敢奉詔上

曰誠如此言韋澳所奏誠合於理但鄭光磔我不置此實言牽於母黨之

愛磔它計翻卿與痛杖貸其死可乎對曰臣不敢不奉詔

願聽臣且繫之俟徵足乃釋之上曰灼然可言韋澳之言灼

然可朕為鄭光故撓卿法為于偽翻撓奴巧翻又奴教翻殊以為愧

澳歸府

府謂京兆府

即杖之督租數百斛足乃以吏歸光

考異曰東觀奏記曰太后為上言之上於延英問澳澳具奏本未上曰今日納租足放否澳曰尚在限內明日則不得矣上入奏太后曰韋澳不可犯也與送錢納却頃刻而租入今從柳玘續貞陵遺事

六月戊寅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裴休同平章事充

宣武節度使

司農卿韋廩欲求夏州節度使

廩渠

夏戶有術士知之詣廩門曰吾善醮星辰求官無不

如意廩信之夜設醮具於庭術士曰請公自書官階

一通既得之仰天大呼曰

呼火

韋廩有異志令我祭

天廩舉家拜泣曰願山人賜百口之命家貨財珍玩

盡與之邏者怪術士服鮮衣

邏郎

執以為盜術士急

韋廩傳大
中初言為
容管經略使
見樊南文集
補編為策
瑞公論安
南行營將
五月程狀
崇陽公與
容州中丞
狀

乃曰韋廩令我祭天我欲告之彼以家財求我耳事

上聞上時秋九月上召廩面詰之具知其寃謂宰相

曰韋廩城南甲族京城之南韋杜二族居之謂之韋曲杜曲語云城南韋杜去天尺五

為姦人所誣勿使獄吏辱之立以術士付京兆杖死

貶廩永州司馬考異曰東觀奏記實錄貶司農卿韋廩為永州司馬廩夜令術士為厭

勝之術御史臺劾奏故也范攄雲谿友議曰太僕卿韋廩欲求夏州節度使云云貶潘州司馬今官名從

東觀奏記及實錄事取雲谿友議戶部侍郎判戶部駙馬都尉鄭

景唐自中世以後天下財賦皆屬戶部度支鹽鐵率以它官分判戶部侍郎判戶部乃得知戶部一司

錢貨穀帛出入之事駙馬都尉尚主者為之營求作相甚切其父祗德與

書曰聞汝已判戶部是吾必死之年又聞欲求宰相

是吾必死之日也

考異曰劉崇遠金華子雜編顯既判戶部馳逐台司甚切時家君

猶鎮山東聞之遣書謂顯云云按實錄九年十二二月顯父祗德以賓客分司金華子云鎮山東誤也

懼累表辭劇務

戶部之務繁劇

冬十月乙酉以顯為祕書監

上遣使詣安西鎮撫回鶻使者至靈武會回鶻可

汗遣使入貢十一月辛亥冊拜為嗚祿登里羅日沒

密施合俱錄毗伽懷建可汗以衛尉少卿王端章充

使吏部尚書李景讓上言穆宗乃陛下兄敬宗文

宗武宗乃兄之子陛下拜兄尚可拜姪可乎是使陛

下不得親事七廟也宜遷四主出太廟

四主謂穆敬文武四宗神

主還代宗以下入廟詔百官議其事不決而止時人

以是薄景讓薄其逢君之惡也

敕於靈感會善一寺置戒

壇僧尼應填闕者委長老僧選擇給公憑赴兩壇受

戒兩京各選大德十人主其事

僧之能持戒行者謂之大德宋白曰唐制

諸寺有綱維有大德大德主教授

有不堪者罷之堪者給牒遣歸本州

不見戒壇公牒毋得私容仍先選舊僧尼舊僧尼無堪

者乃選外人 壬辰以戶部侍郎判戶部崔慎由為

工部尚書同平章事上每命相左右無知者前此一

日令樞密宣旨於學士院以兵部侍郎判度支蕭鄴

同平章事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覆奏鄴所判度支

應罷否上以為歸長等佑之也

佑助

即手書慎由名及

慎事下補
字慎由從之至五

新命付學士院仍云落判戶部事黜明之八世孫也

明梁貞陽侯蕭淵明也唐諱淵故止曰明

內園使李敬寔

內園使亦內諸司之一五

代時有內遇鄭朗不避馬朗奏之上責敬寔對曰供

奉官例不避上曰汝銜敕命橫絕可也

橫度曰絕

豈得私

出而不避宰相乎命剥色配南牙

禿其本色使配役南牙也

十一年春正月丙午以御史中丞兼尚書右丞夏侯

孜為戶部侍郎判戶部事先是判戶部有缺

先悉薦翻京

兆尹韋澳奏事上欲以澳補之辭曰臣比年心力衰

耗難以處繁劇

比毗至翻處昌呂翻

屢就陛下乞小鎮聖恩未

許上不悅及歸其甥柳玘尤之

玘蒲蠲翻又蒲賓翻

澳曰主上

許上不悅及歸其甥柳玘尤之玘蒲蒲澳曰主上

不與宰輔僉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他岐得之岐路

也何以自明且爾知時事浸不佳乎由吾曹貪各位

所致耳丙辰以澳為河陽節度使考異曰舊傳云十二年誤也今從

實錄玘仲郢之子也柳仲郢見上卷上欲幸華清宮

諫官論之甚切上為之止為于偽翻上樂聞規諫樂音洛凡

諫官論事門下封駁苟合於理多屈意從之得大臣

章疏必焚香盥手而讀之史炤曰盥手澡手也二月辛巳以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魏謩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

謩為相議事於上前它相或委曲規諷謩獨正言無

所避上每歎曰謩綽有祖風謂有魏徵之風我心重之然竟

以剛直為令狐綯所忌而出之 嶺南溪洞蠻屢為

侵盜夏四月壬申以右千牛大將軍宋湜為安南邕

管宣慰使五月乙巳以湜為安南經畧使容州軍亂

逐經畧使王球六月癸巳以湜為容管經畧使 甲

午立皇子灌為衛王 滙為廣王 滙紆容翻 又紆用翻 秋七月

庚子以兵部侍郎判度支蕭鄴同平章事仍判度支

教坊祝漢貞滑稽敏給 史記索隱曰滑稽謂亂也稽

若是說是非若能亂同異也崔浩云滑音骨稽流酒

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言出口成章辭不窮竭若

滑稽之吐酒故楊雄酒賦云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

日盛酒人復借沽是也又姚察曰滑稽俳諧也滑稽讀

如字稽音計以言諧語滑稽也 上或指物使之口占摹

其智計捷出故云滑稽也

詠有如宿構由是寵冠諸優冠古一日在上前抵掌

談諧頗及外事上正色謂曰我畜養爾曹正供戲笑

耳畜吁豈得輒預朝政邪自是踈之會其子坐臧杖

死流漢貞於天德軍考異曰實錄大中十一年七月貶嗣韓王乾裕於嶺外初伶

人祝漢貞寵冠諸優復出入宮邸乾裕以金帛結之

求刺史雖已納賂而未敢言至是為御史臺劾奏故

軍今從貞陵遺事樂工羅程善琵琶自武宗朝已得

幸上素曉音律尤有寵程恃恩暴橫以睚眦殺人橫

也孟翻睚五懈翻眦土懈翻睚眦恨視也又瞋目貌顏擊京北獄諸樂工欲為之請因上幸後苑奏樂為

乃設虛坐坐祖置琵琶而羅拜於庭且泣上問其

故對曰羅程負陛下萬死然臣等惜其天下絕藝不

復得奉宴遊矣復扶又翻上曰汝曹所惜者羅程藝朕所

惜者高祖太宗法竟杖殺之八月成德節度使王

紹鼎薨紹鼎沈酒無度沈持林翻酒面善翻飲酒齊色曰酒韓詩云飲酒閉門不出

出客酒好登樓彈射人以為樂好呼到翻彈徒索翻又徒丹翻射而亦翻樂音

洛眾欲逐之會病薨軍中立其弟節度副使紹懿戊

寅以紹懿為成德留後九月辛酉以太子太師盧

鈞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節度使冬十月己巳以

秦成防禦使李承勛為涇原節度使承勛光弼之孫

也勛與勳同先是吐蕃酋長尚延心以河渭二州部落來

鳳林關
在今蘭州府
河州

降拜武衛將軍

先悉薦翻首慈

承勛利其羊馬之富

誘之入鳳林關

河州鳳林縣北有鳳林關鳳林漢之白石縣地天寶元年以關名縣誘音

西居秦州之西承勛與諸將謀執延心誣云謀叛盡

掠其財徙其衆於荒遠延心知之因承勛軍宴坐中

謂承勛曰

宴於軍中曰軍宴坐徂卧翻

河渭二州土曠人稀因以

饑疫唐人多內徙三川

三川平涼川蔚茹川落門川也

吐蕃皆遠遁

於疊宕之西

宕徒浪翻

二千里間寂無人煙延心欲入見

天子

見賢遍翻

請盡帥部衆分徙內地爲唐百姓

帥讀日率使

西邊求無揚塵之警其功亦不愧於張義潮矣

張義潮以

沙瓜等州歸唐

承勛欲自有其功猶豫未許延心復曰延心

既入朝部落內徙但惜秦州無所復恃耳復扶又承

勛與諸將相顧默然明日諸將言於承勛曰明公首

開營田置使府擁萬兵仰給度支使府謂秦成防禦將

士無戰守之勞有耕市之利耕謂營田之利市謂互市之利若從延

心之謀則西陲無事朝廷必罷使府省戍兵還以秦

州隸鳳翔吾屬無所復望矣承勛以為然即奏延心

為河渭都遊弈使使統其眾居之史言唐之邊鎮自

於身謀略於國事故夷人窺見其肺肝亦得行其自

全之謀考異曰此事出補國史按張義潮以十一

州降河渭已在其間今延心復以河渭降者義潮所

帥者漢民延心所帥者蕃族也又補國史不云延心

以何年月降新傳但云張義潮降其後河渭州虜將

尚延心以國破亡亦獻款秦州刺史高駢誘降延心

及渾末部萬帳遂收二州拜延心武衛將軍駢收鳳

尚延年... 以國破亡... 亦獻... 秦州... 刺史... 高... 誘... 降... 延...

及渾末部萬帳遂收二州拜延心武衛將軍駢收鳳
林關以延心為河渭等州都遊弈使按舊傳高駢懿
宗時始為秦州刺史新傳誤也今從補國
史因承勛移鎮涇原并延心事置於此
中書侍

郎同平章事鄭朗以疾辭位壬申以朗為太子太師

上晚節頗好神仙遣中使迎道士軒轅集於羅浮

山流軒轅集見上卷會昌六年羅浮山在循州博羅縣西北三十里漢志曰浮山自會稽浮來博於羅

山故曰博羅山亦曰羅浮山王端章冊立回鶻可汗道為黑車

子所塞不至而還王端章去年十一月使回鶻還從宜翻又如字辛卯貶端

章賀州司馬十一月壬寅以成德軍留後王紹懿

為節度使十二月蕭鄴罷判度支

十二年春正月以康王傳分司王式為安南都護經

吳云羅浮山
在今惠州府
之博羅縣

案黑車子亦宜
章見百七卷
及二百四十七卷

寅戌

通鑑二百一
大中三年

案芳音可
調者爾雅釋
草甚平
與若同
應得切者
芳香菜
芳木詩
干篇如矢
韓詩作斯
材與芳通
木即棘木

大至下案本
有屯錦田步
四字

通鑑二百四十九

略使康王汶上子也考異曰舊紀式有才畧至交

趾樹芳木為柵可支數十年史炤曰芳都聊切又音

又音調者葦華也其字從草從刀又類篇有從艸從

力者香菜也歷得切昔嘗見一書從艸從力者讀與

棘同棘羊矢棗也深斬其外淇城中水斬外植竹寇不

能冒范成大桂海虞衡志笏竹刺竹也芒刺森然廣

外城亦是此竹正王式所植者也笏盧得翻選教

士卒甚銳頃之南蠻大至南蠻謂南去交趾半日程

唐制凡陸行之程馬日七十里步及驢日五十里車

三十里水行之程舟之重者沂河日三十里江四十

里餘水四十五里空舟沂河四十里江五十里餘水

案此注與

釋文辨詳

半同又云芳

芳既皆草

石必不可以

為柵新書

王式傳作芳

木字書芳

涉畧切可

菜香草也

不云木名

趙魏之間

謂棘為勢

勢音六道

翻王式先

家太原其

父起多居

河中盧不

中餘山或因

趙魏之言

以棘為勢

傳云芳字

以棘為柵

仲翻要害謂諭之以守禦之事於我為要於彼為害者

我自執叛獠耳非為寇也安南都校羅行恭久專府

政都校猶言都將也獠魯皓翻校戶教翻麾下精兵二千都護中軍纜

羸兵數百式至杖其背黜於邊徼羸倫為翻徼吉弔翻初戶

部侍郎判度支劉瑑瑑柱充翻為翰林學士上器重之時

為河東節度使手詔徵入朝瑑奏發河東外人始知

之戊午以瑑同平章事考吳曰東觀奏記曰十一年上手詔追之既至拜戶部

侍郎判度支十二月十七日次對上以御按歷日付

瑑令於下旬擇一吉日瑑不論上旨上曰但擇一拜

官日即得瑑跪奏二十五日甚佳上笑曰此日命卿為相祕世無知者高湜為鳳翔從事湜即瑑舊僚也二十四日辭瑑於宣平里私第湜曰竊度旬時必副具瞻之望瑑笑曰來日具瞻何旬時也湜不敢發詰

日果爰立矣始以此畢洩於湜實錄瑒傳曰明年正月十七日次對帝以歷日付瑒令擇吉日瑒跪奏二

十五日從之瑒仁軌之五世孫也劉仁軌事高宗武后出入將相瑒與崔

慎由議政於上前慎由曰惟當甄別品流甄稽延翻別彼列翻

上酬萬一瑒曰昔王夷甫祖尚浮華晉王衍字夷甫妄分流

品致中原丘墟今盛明之朝當循名責實使百官各

稱其職朝直遙翻稱尺證翻而遽以品流為先臣未知致理之

日慎由無以對軒轅集至長安上召入禁中問曰

長生可學乎對曰王者身欲而崇德屏必翻則自然受

大遐福何颺更求長生留數月堅求還山乃遣之軒轅

集之求還徵會昌末年之事也二月甲子朔罷公卿朝拜光陵及

瑒此議與卷
二百四十一
四年楊嗣復
後同

忌日行香悉移宮人於諸陵

以陳弘志弒逆之罪歸穆宗也唐初皇帝有謁

陵之禮天子不躬謁則以太常卿行陵高宗顯慶五年詔歲春秋季一巡宜以三公行陵太常少卿貳之太常給鹵簿仍著於令始貞觀禮歲以春秋仲月廵陵至武后時乃以四季月生日忌日遣使詣陵起居貞元四年國子祭酒包佶言歲二月八月公卿朝拜諸陵陵臺所由導至陵下禮畧無以盡恭於是太常約舊禮草定其儀公卿眾官以次奉行朝拜而還忌日行香即詣陵起居之禮也又有忌日詣僧寺行香之禮宋白曰唐制國忌行香初只行於京城寺觀貞元五年八月勅天下諸上州並宜國忌日准式行香之禮凡諸帝升遐宮人無子者悉遣詣山陵供奉朝夕具盥櫛治衾枕事死如事生朝直遙翻

辰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慎由為東川節度使

異日考

唐闕史曰丞相太保崔公一日備顧問於便殿上欲御樓肆赦太保奏云云後旬日罷知政事舊傳初慎由與蕭鄴同在翰林情不相洽及慎由作相罷鄴學士俄而鄴自度支平章事恩顧甚隆鄴引璟同知政

大中十三年

事遂出慎由東川東觀奏記劉瑑既入相與慎由議

政於上前慎由曰唯當甄別品流瑑云云慎由不能

對因此恩澤浸衰尋罷相為東川上欲御樓肆赦唐

節度使削平章事今從唐闕史天子居西內肆赦率御承天門樓自高宗

以後天子居東內肆赦率御丹鳳門樓令狐綯曰

御樓所費甚廣事須有名且赦不可數唐制凡御樓

二衛皆有恩賚故云所費甚廣劉温叟曰故事上不

非肆大眚不御樓軍庶皆有恩給數所角翻

悅曰遣朕於何得名慎由曰陛下未建儲宮四海屬

望屬之若舉此禮雖郊祀亦可况於御樓時上餌方

士藥已覺躁渴而外人未知疑忌方深聞之俛首不

復言史言宣宗不早定國本使王宗實得旬日慎由

罷相以立長而竊定策之功復扶又翻

勃海王彝震卒癸未立其弟虔晃為勃海王

羅相 勃海王昇震卒癸未立其弟慶昇為勃海王

夏四月以右街使駙馬都尉劉異為邠寧節度使

左

街使與左右金吾將軍掌分察六街徼巡

異尚安平公主上妹也庚子嶺

南都將王令寰作亂囚節度使楊發發蘇州人也

戊申以兵部侍郎鹽鐵轉運使夏彥孜同平章事

五月丙寅工部尚書同平章事劉瑒薨瑒病篤猶手

疏論事上甚惜之以右金吾大將軍李燧為嶺南

節度使已命中使賜之節給事中蕭倣封還制書上

方奏樂不暇別召中使使優人追之節及燧門而返

考異曰此出東觀奏記而燧不知以何時除嶺南

按實錄大中九年韋曙除嶺南節度使今年正月薨

楊發代之三月蕭倣言柳珪四月燧自司農卿為右

金吾大將軍五月聞嶺南亂蓋於此除燧嶺南而倣

封還以璩為非定亂之才故也今置於此做俛之從父弟也蕭俛穆宗長慶初為相

辛巳以涇原節度使李承勛為嶺南節度使發鄰道兵

討亂者平之是日湖南軍亂都將石載順等逐觀

察使韓悰殺都押牙王桂直悰待將士不以禮故及

於難難乃難旦翻六月丙申江西軍亂都將毛鶴逐觀察

使鄭憲初安南都護李涿考異曰實錄或作涿或作涿樊綽蠻書亦作

涿實錄及新書皆有李涿傳聽之子也大中三年自洛州刺史除義昌節度使九年九月自金吾將軍除

平盧節度使不云曾為安南都護按都護位卑涿既為義昌節度使不應為都護疑作都護者別一李涿

非聽子也為政貪暴強市蠻中馬牛一頭止與鹽一斗又

殺蠻酋杜存誠羣蠻怨怒導南詔侵盜邊境考異曰舊紀

珠侵刻獠民君羣獠引林邑蠻攻安南

殺蠻酋杜存誠羣蠻怨怒導南詔侵盜邊境日舊

瑤侵刻獠民羣獠引林邑蠻攻安南府按蠻書寇安南者南詔非林邑也峯州有林西原

峯州在安南西北林西原當又在峯州西舊有防冬兵六千南方炎瘴至冬瘴輕蠻乘

此時為寇故置防冬兵其旁七縮洞蠻其酋長曰李由獨常助

中國戍守輸租賦酋慈由翻長知文翻知峯州者言於涿請罷

戍兵專委由獨防遏於是由獨勢孤不能自立南詔

拓東節度使以書誘之以甥妻其子補拓東押牙妻

細翻交趾在南詔東南詔於東境置拓東節度言將開拓東境也又新志目戎州開邊縣七十里至曲州

又一千九百七十五里至拓東城拓從木又曰拓東城有諸葛亮石刻文曰碑即仆蠻為漢奴夷畏誓常

以石由獨遂帥其眾臣於南詔帥讀自是安南始有

蠻患是月蠻寇安南考異曰實錄無涿除安南年

吳云拓東據南日男史在陽州今雲南府昆

擅罷林西原防冬戍卒洞主李由獨等七縮首領被
蠻誘引復為親情日往月來漸遭侵軼又曰桃花蠻
本屬由獨管轄亦為界上戍卒自大中八年被峯州
知州官申文狀與李涿請罷防冬將健六千人不要
味真登等州界上防遏其由獨兄弟力不禁被蠻柘
東節度使與書信將外甥嫁與由獨小男補柘東押
衙自此後七縮洞悉為蠻收管舊紀咸通四年十一
月劉蛻等言令狐綯受李涿賄除安南生蠻寇實錄
咸通二年六月詔如聞李涿在安南日殺害杜存誠
貪殘頗甚致令溪洞懷怨據此則本因李涿貪暴無
謀以致蠻寇明矣然則大中八年至十一年舊紀實
錄不言蠻為邊患蓋但時於邊境小有鈔盜未敢犯
州縣至此寇安南而舊紀實錄始載之又不知此
寇安南即鄭言平剡錄所謂至錦田步時非也

秋七月丙寅宣州都將康全泰作亂逐觀察使鄭薰
薰奔揚州丁卯右補闕內供奉張潛上疏以為藩府
代移之際皆奏倉庫蓄積之數以羨餘多為課績羨

代移之際皆奏倉庫蓄積之數以羨餘多為課績

線翻朝廷亦因而甄獎甄稽延翻竊惟藩府財賦所出有常

苟非賦歛過差及停廢將士減削衣糧則羨餘何從

而致比來南方諸鎮數有不寧皆此故也一朝有變

所蓄之財悉遭剽掠比毗至翻數所又發兵致討費

用百倍然則朝廷竟有何利乞自今藩府長吏不增

賦歛不減糧賜獨節遊宴省浮費能致羨餘者然後

賞之上嘉納之。容管奏都虞候來正謀叛經畧使

宋涯捕斬之初忠武軍精兵皆以黃冒首號黃頭軍

李承勛以百人定嶺南宋涯使麾下效其服裝亦定

容州安南有惡民屢為亂聞之驚曰黃頭軍度海求

若曰澄者下補
存誠之子也
其先世六字
走死改竄匿
從新書傳文
案咸通三年
考異亦云杜
存澄之子守澄
為王武所逐
不云走死改注
誤
占城在越南國
南在暹羅兵
西南

襲我矣求當作來相與夜圍交趾城鼓譟願送都護北歸

我須此城禦黃頭軍王式方食或勸出避之式曰吾

足一動則城潰矣徐食畢擐甲擐音宦率左右登城建

大將旗坐而責之亂者反走明日悉捕誅之有杜守

澄者自齊梁以來擁眾據溪洞不可制言杜守澄之先自齊梁以

來不可制也式離間其親黨守澄走死間古莧翻參考本末則杜守澄杜存

誠之子也存誠後為安南都護李鄴所殺前又云李涿所殺未知孰是安南饑亂相繼

六年無上供上供者錢帛之輸京師以供上用者也軍中無犒賞式始

修貢賦饗將士占城真臘皆復通使占城在大海中西直三佛齊南

與崖州對岸真臘一名吉蔑本扶南蜀國去長安二萬八百里東距車渠西屬驃南濱海北與道明接東

吳云占城在三佛齊國東又云真臘在今緬甸

土打
驩州

淮南節度使崔鉉奏已出兵討宣州賊八月

甲午以鉉兼宣歙觀察使已亥以宋州刺史温璋為

宣州團練使璋造之子也

温造見二百四十四卷文宗大和四年

河

南北淮南大水徐泗水深五丈

深式禁翻

漂沒數萬家

冬十月建州刺史于延陵入辭上曰建州去京師幾

何對曰八千里

舊志建州在長安東南四千九百三十五里

上曰卿到彼

為政善惡朕皆知之勿謂其遠此階前則萬里也

于遠

願卿知之乎延陵悸懾失緒

悸其季翻懾之涉翻絲端曰緒言延陵悸懾應

對錯亂失

上撫而遣之到官竟以不職貶復州司馬

復州京師東南

令狐綯擬李遠杭州刺史

吳分餘杭

一千八百里

立臨水縣

案正文異字
當是謂字
案此本張固
幽閒鼓吹
綉對語作
詩人之言非
有安夏也孫
光憲北夢
瑣言載遠
詩人事三杯
酒流年局棋
杜牧寄李
遠詩亦云
甚翻一局
勢力并云李
善其受愛
酒情地間
雅李商隱
懷求古翁
詩亦云欲
收棋子醉

晉改臨水為臨安陳為錢塘郡隋置杭州自臨安移居錢塘尋移州於柳浦西依山築城京師東南二千

五百五十六里上曰吾聞遠詩云長日惟消一局碁安能理

人綉曰詩人託此為高興耳興許未必實然上曰且

令往試觀之上詔刺史毋得外徙必令至京師面察

其能否然後除之令狐綉嘗徙其故人為鄰州刺史

便道之官上見其謝上表謝上時掌翻今諸州以問

綉對曰以其道近省送迎耳上曰朕以刺史多非其

人為百姓害故欲一一見之訪問其所施設知其優

劣以行黜陟而詔命既行直廢格不用格音宰相可

畏有權如令狐綉之欺蔽罷其相而罪之可也若任

唐書藝文志遠詩集一卷注
字求古大
中建州刺史
則遠非刺
杭州乃刺建
州也元和天
挺唐詩鼓
吹注又云遠
太和五年進
士蜀人也忠
建江三州
刺史不云
杭州刺史

又案目錄上謂宰相權可畏則又是畏字

時方寒絢汗透重裘重直上龍翻上臨朝接對羣臣如賓客

朝直遙翻雖左右近習未嘗見其有惰容每宰相奏事旁

無一人立者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忽怡然曰可以

閑語矣因問問閭細事或談宮中遊宴無所不至一

刻許漏上一復整容曰卿輩善為之朕常恐卿輩負

朕後日不復得相見復扶乃起入宮令狐絢謂人曰

吾十年秉政大中四年令狐絢為相至懿宗即位方罷最承恩遇然每延

英奏事未嘗不汗霑衣也初山南東道節度使徐

商以封疆險闊素多盜賊選精兵數百人別置營訓

練號捕盜將及湖南逐帥事見上五月將即詔商討

之商遣捕盜將二百人討平之。崔鉉奏克宣州斬

康全泰及其黨四百餘人。上以光祿卿韋宙父母

有惠政於江西事見上卷三年以宙為江西觀察使發鄰道

兵以討毛鶴。崔鉉以宣州已平辭宣歙觀察使十一

月戊寅以溫璋為宣歙觀察使。兵部侍郎判戶部

蔣伸從容言於上曰近日官頗易得人思徼幸從于容翻

易以鼓翻上驚曰如此則亂矣對曰亂則未亂但徼徼堅堯翻

幸者多亂亦非難上稱歎再三伸起上三留之曰異

日不復得獨對御矣次對官獨坐宰相皆伸不諭不

者不解十二月甲寅以伸同平章事。韋宙奏克洪

錢大昕曰元稹承旨學士院記云舊判學士無以承旨為名者言宗以承旨元稹即位始命卿公綱為承旨學士位在諸學

獨生二字錢所見本注作對

專受專對
他人無得而
伸以兵部侍
郎克翰林等
士承古故帶
獨對宰相或
二三人或四人
皆同班奏事
故不得對
注云次對官
獨對非是唐
宋以待制為次
對官申未嘗
為待制也

吳云永福在
今桂林府永
福縣

州斬毛鶴及其黨五百餘人宙過襄州徐商遣都將

韓季友帥捕盜將從行宙至江州季友請夜帥其眾

自陸道間行比明至洪州帥讀曰率間古莧翻比必利翻及也江州西南至洪

州一百九十五里州人不知即日討平之宙奏留捕盜將二

百人於江西以季友為都虞候

十三年春正月戊午朔赦天下三月割河東雲蔚

朔三州隸大同軍時置大同軍節度治雲州宋白曰朔州東至蔚州四百六十里東北

至故雲州二百六十里今雲州治雲中本古平城地夏四月辛卯以校書郎

于琮為左拾遺內供奉初上欲以琮尚永福公主既

而中寢宰相請其故上曰朕近與此女子會食對朕

輒折七筋性情如是豈可為士大夫妻乃更命琮尚

廣德公主

折而設翻
更工衡翻

二公主皆上女琮敖之子也

武寧節度使康季榮不卹士卒士卒譟而逐之上以

左金吾大將軍田牟嘗鎮徐州有能名

新書曰牟三
為武寧帥皆

有能名按武宗會昌四年田牟方為天德軍使則皆
其初除武寧必在會昌之間而史不記其歲月復

以為武寧節度使一方遂安貶季榮於嶺南六月癸

巳封憲宗子惕為彭王

惕它
歷翻

初上長子鄆王溫無

寵居十六宅餘子皆居禁中夔王滋第三子也上愛

之欲以為嗣為其非次

為其于
偽翻

故久不建東宮上餌

醫官李玄伯道士虞紫芝山人王樂藥疽發於背八

醫官李玄伯道士虞紫芝山人王樂藥疽發於背八

月疽甚宰相及朝士皆不得見見賢上密以夔王屬

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宣徽南院使王居方使立之

屬之三人及右軍中尉王茂立皆上平日所厚也獨

左軍中尉王宗實素不同心三人相與謀出宗實為

淮南監軍宗實已受敕於宣化門外將自銀臺門出

左軍副使元元實考異曰或作邢元實今從東觀

作元渠之謂宗實曰聖人不豫踰月中尉止隔門起

居中尉謂今日除改未可辨也何不見聖人而出宗

實感寤復入諸門已踵故事增人守捉矣元元實翼

導宗實直至寢殿上已崩年五東首環泣矣首式又

吳三官儀門在銀臺門內近金鑾宮御院

史記釋文
淮七罪翻

宦

宗實叱歸長等責以矯詔皆捧足乞命乃遣宣徽

北院使齊元簡迎鄆王壬辰下詔立鄆王為皇太子

權句當軍國政事仍更名音運更工衡翻淮音運更工衡翻七罪

翻收歸長公儒居方皆殺之癸巳宣遺制以令狐綯

攝冢宰宣宗性明察沈斷沈持林翻斷丁管翻考

嘗進女樂有絕色者上初悅之數月錫賚盈積一旦

晨興忽不樂曰玄宗只一楊妃天下至今未平我豈

敢忘乃召美人曰應留汝不得左右或奏可以放還

上曰放還我必思之可命賜酒一盃此太不近人情

過恐譽之太用法無私從諫如流重惜官賞恭謹節儉

惠愛民物故大中之政訖於唐亡人思詠之謂之小

太宗衛嗣君之聰察不足以延衛丙申懿宗即位癸

唐宣宗之聰察不足以延唐

唐宣宗之聰察不足以延唐

卯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以王宗實為驃騎上將軍

李玄伯虞紫芝王樂皆伏誅

考異曰東觀奏記畢誠在翰林上恩顧特異

許用為相深為丞相令狐綯緩其入相之謀誠思有以結綯在北門求得絕色非人世所有盛飾珠翠專

使獻綯綯一見之心動謂其子曰畢太原於吾無分今以是餌吾將傾吾家族也誠又瀝血輸啓事於綯

者以錢七十萬致於家乃舍正堂坐之玄伯夫妻執賤役以事焉踰月盡得其歡心矣乃進于上上一見

惑之寵冠六宮玄伯燒伏火丹砂連進以市恩澤致上瘡疾皆玄伯之罪也懿宗即位玄伯與

山人王岳道士虞紫芝俱弃市今從實錄 九月追

尊上母晁昭容為元昭皇太后

加魏博節度使何

弘敬兼中書令

考異曰東觀奏記大中十三年魏博何弘敬就加中書令據實錄二月

引敬加太傅此月乃加中書令 幽州節度使張允伸

案經典釋
文各云樂
音岳王
岳即王樂

大中十三年

同平章事 冬十月辛卯赦天下 十一月戊午以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蕭鄴同平章事充荆南節度使

十二月甲申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杜審權

同平章事審權元穎之弟子也杜元穎穆宗長慶初為相後以帥西川致

寇。浙東賊帥裘甫攻陷象山孫恂曰裘本仇氏避仇改作裘或曰衛大

夫柳莊邑於裘氏神龍元年分寧海及鄞置象山縣屬台州廣德二年度屬明州帥所類翻考異曰實

錄作仇甫按平剡官軍屢敗明州城門晝閉進逼剡錄作裘甫今從之

縣剡漢古縣唐屬越州九域志在州東南一百八十里有衆百人浙東騷動觀

察使鄭祗德遣討擊副使劉勅勅渠翻副將范居植將

兵三百合台州軍共討之 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

台州府西

祖崇祚

剡縣

明州府

平剡錄

百七十里

川東南二

象山在明

吳云在

吳云剡今

事令狐綯執政歲久忌勝已者中外側目其子漉頗

招權受賄

漉胡老翻

宣宗既崩言事者競攻其短丁酉以

綯同平章事充河中節度使以前荆南節度使同平

章事白敏中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初韋

臯在西川開青溪道以通羣蠻

青溪道即清溪關路

使由蜀入

貢又選羣蠻子弟聚之成都教以書數欲以慰悅羈

縻之業成則去復以它子弟繼之

復扶又翻

如是五十年

羣蠻子弟學於成都者始以千數軍府頗厭於稟給又

蠻使入貢利於賜與所從僣人浸多

僣苦念翻

杜悰為西

川節度使奏請節減其數詔從之南詔豐祐怒其賀

冬使者留表付雋州而還又索習學子弟移牒不遜

還從宣翻又如字自是入貢不時頗擾邊境會宣宗

崩遣中使告哀時南詔豐祐適卒子酋龍立酋慈秋翻怒

曰我國亦有喪朝廷不弔祭又詔書乃賜故王遂置

使者於外館禮遇甚薄使者還具以狀聞上以酋龍

不遣使來告喪又名近玄宗諱龍字近玄宗諱遂不行冊禮

酋龍乃自稱皇帝國號大禮至今雲南大理改元建極遣

兵陷播州為南詔攻蜀攻交趾張本考異曰舊紀

錄咸通六年三月盧潘奏云大中十三年南蠻陷播

州補國史曰雲南自大初中朝貢使及西川質子人數漸多節度使奏請釐革減省有詔許之錄詔報雲南雲南回牒不遜新南詔傳曰朝貢歲至從者多杜

播州道
義州
美州
後世守

自西川入朝表無多內蠻傳...

宗自西川入朝表無多內蠻僭豐祐怒即慢言索質
子蓋謂蠻子弟學成成都者也按杜悰以咸通二年十
月入朝而豐祐大中十三年已死則建議
減蠻僭者必非悰入朝後事新傳誤也

浙江圖書館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九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大中六年提舉西京嵩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

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致伯在勳紫衣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六十六起上章執徐盡彊

懿宗昭聖恭惠孝皇帝上諱漼宣宗長子也初諱温嗣位更名

咸通元年是年十一月始改元咸通春正月乙卯浙東軍與裘甫

戰於桐柏觀前桐柏觀在台州唐興縣天台山宋改唐興縣為天台縣桐柏觀賜額崇道

觀觀古范居植死劉勅僅以身免乙丑甫帥其徒千

改大中十四

辰庚

桐柏觀

玩翻

餘人陷剡縣帥讀曰率開府庫募壯士眾至數千人越州

大恐時二浙久安人不習戰甲兵朽鈍見卒不滿三

百見賢鄭祗德更募新卒以益之軍吏受賂率皆得

孱弱者孱山翻祗德遣子將沈君縱副將張公署望海

鎮將李珪子將小將也望海鎮在明州界今定海縣

望海鎮去明州七十餘里俯臨大海與將新卒五百

擊裘甫二月辛卯與甫戰於剡西賊設伏於三溪之

南而陳於三溪之北三溪在今嵊縣西南一溪自新

與新昌溪會於湖塍屈而西北壅溪上流使可涉既

戰陽敗走官軍追之半涉決壅水大至官軍大敗三

望海公鎮海

三溪在嵊縣西南

戰陽敗走官軍追之半涉決壅水大至官軍大敗三

將皆死官軍幾盡幾居依翻於是山海諸盜及它道無賴

亡命之徒四面雲集眾至二萬分為三十二隊其小

帥有謀略者推劉晔帥所類翻晔于放翻又乎曠翻勇力推劉慶劉

從簡羣盜皆遙通書幣求屬麾下甫自稱天下都知

兵馬使改元曰羅平鑄印曰天平大聚資糧購良工

治器械聲震中原治直之翻丙申葬聖武獻文孝皇帝

于貞陵此謚正葬貞陵陵中冊謚也貞陵在京兆雲陽縣西北四十里廟號宣宗

丙午白敏中入朝墜陞傷腰肩輿以歸鄭祗德累

表告急且求救於鄰道浙西遣牙將凌茂貞將四百

人宣歙遣牙將白琮將三百人赴之歙書涉翻祗德始令

屯郭門及東小江

越州有東小江西小江東小江出剡溪至曹娥百官渡而東入海西

小江出諸暨至錢清渡而東入于海皆曰小江者以浙江為大江也尋復召還府中以

自衛復扶祇德饋之比度支常饋多十三倍而宣潤

將士猶以為不足史言元帥威令不振則惠褻而將士不以為德度徒洛翻宣潤

將士請土軍為導以與賊戰諸將或稱病或陽墜馬

其肯行者必先邀職級職者軍職級者勲級竟不果遣賊遊騎

至平水東小江越州會稽縣東南有平水鎮又東踰山南流合于剡江故係城中士民儲舟裹糧夜坐待

平水東以別東小江日各謀逃潰朝廷知祇德懦怯議選武將代之夏族

致曰浙東山海幽阻可以計取難以力攻西班中無

平水東江據注
意似指今賀家
湖在紹興府東
○云云東小江平
水俱在今紹興
府會稽縣

可語者唐凡朝會文官班於東武官班於西故謂武臣為西班前安南都護王

式雖儒家子王式王播弟起之子也舊史以為播子在安南威服華夷

名聞遠近聞音問可任也諸相皆以為然相息亮翻遂以式

為觀察使徵祗德為賓客太子賓客閑慢局負也三月辛亥朔

式入對上問以討賊方畧對曰但得兵賊必可破有

宦官侍側曰發兵所費甚大式曰臣為國家惜費則

不然為干偽翻兵多賊速破其費省矣若兵少不能勝賊

延引歲月賊勢益張張知亮翻則江淮羣盜將蜂起應之

國家用度盡仰江淮仰牛向翻若阻絕不通則上自九廟

下及十軍肅宗以後羽林龍武神武神威神策皆分左右號北門十軍元和二年省神武軍明

浙今衢州
舊今金華

唐真今天
台縣

上虞餘姚

年又省神威軍以其兵騎分隸左右神策而猶存十軍之名皆無以供給其費豈

可勝計哉勝音升上顧宦官曰當與之兵乃詔發忠武

義成淮南等諸道兵授之裘甫分兵掠衢婺州婺州

押牙房郅散將樓曾散將者牙將之散負也衢州

十將方景深將兵拒險賊不得入又分兵掠明州明州

之民相與謀曰賊若入城妻子皆為菹醢况貨財能保

之乎乃自相帥出財募勇士帥讀日率治器械樹柵浚溝

斷橋為固守之備治直之翻賊又遣兵掠台州破唐

興吳分章安之西界置始平縣晉改為始豐縣宋廢

在台州西一百一十里已巳甫自將萬餘人掠上虞焚之上虞漢古

今上虞

此仍舊名

吳云慈溪
秦化合寧
波府之北
又云寧海
今台州府

縣唐屬越州九域志癸酉入餘姚殺丞尉餘姚漢古

在州東一百一十里宋白曰餘姚舊縣

在餘姚山西風土記云舜支庶所封舜姓姚故曰餘姚

姚東破慈溪入奉化抵寧海殺其令而據之開元二

分明州之鄞縣置慈溪縣在州西三十七里又分鄞

縣置奉化縣在州南八十里武德四年分臨海縣置

寧海縣屬台州九域志分兵圍象山所過俘其少壯

少詩餘老弱者蹂踐殺之蹂忍久翻及王式除書下

浙東人心稍安下段裘甫方與其徒飲酒聞之不樂

聞王式來心有劉晔歎曰有如此之衆而策畫未定

良可惜也今朝廷遣王中丞將兵來王式蓋檢校聞

其人智勇無敵不四十日必至兵馬使宜急引兵取

越州今紹興府
西陵在其西
百二十里

浙西後杭嘉
湖蘇松常
鎮江寧府

越州憑城郭據府庫遣兵五千守西陵循浙江築壘

以拒之

西陵渡在越州西一百二十二里今西興渡是也吳越王錢鏐惡西陵之名改曰西興

大集舟艦得間則長驅進取浙西

間古覓翻

過大江掠楊

州貨財以自實

揚州江淮之都會也轉運鹽鐵使及度支之貨財聚焉故劉晔彙頤還

修石頭城而守之宜歛江西必有響應者遣劉從簡

以萬人循海而南襲取福建如此則國家貢賦之地

盡入於我矣

唐自中世以後貢賦皆仰東南故云然

但恐子孫不能守

耳終吾身保無憂也

觀劉晔策畫豈可

甫曰醉矣明

日議之晔以甫不用其言怒陽醉而出有進士王輅

在賊中賊客之輅說甫曰如劉副使之謀乃孫權所

吳西陵今
紹興府

西陵今
甘肅山
西興

為也彼乘天下大亂故能據有江東今中國無事此

功未易成也說式芮翻不如擁眾據險自守陸耕海

漁急則逃入海島此萬全策也甫畏式猶豫未決夏

四月式行至柿口義成軍不整式欲斬其將久乃釋

之將即亮翻自是軍所過若無人至西陵襲甫遣使請降

式曰是必無降心直欲窺吾所為且欲使吾驕怠耳

乃謂使者曰甫面縛以來當免而死也而汝乙未式入越

州既交政為鄭祗德置酒為干偽翻曰式主軍政不可以

飲監軍但與眾賓盡醉迨夜繼以燭曰式在此賊安

能妨人樂飲樂音洛下同丙申餞祗德于遠郊復樂飲而

歸杜子春周禮注曰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以今地里考之越州百里至蕭山縣王式豈能送鄭

祇德至此邪記事者華言耳復扶又翻於是始修軍令告饋餉不足者

息矣稱疾卧家者起矣先求遷職者默矣賊別帥洪

師簡許會能帥所部降別帥所類翻能帥讀曰率降戶江翻式曰汝降

是也當立効以自異立効謂立功也使帥其徒為前鋒帥讀曰率

與賊戰有功乃奏以官先是賊謀入越州軍吏匿而

飲食之先悉薦翻謀徒協翻飲於禁翻食祥吏翻文武將吏往往潛與賊

通求城破之日免死及全妻子或詐引賊將來降實

窺虛實城中密謀屏語屏必翻賊皆知之式陰察知悉

捕索斬之刑將吏尤橫猾者索山客翻橫戶孟翻嚴門禁無驗

相安... 刑將吏九橫... 殿門... 示無... 驗

者不得出入警夜周密賊始不知我所為矣式命諸

縣開倉廩以賑貧乏或曰賊未滅軍食方急不可散

也式曰非汝所知官軍少騎卒少詩式曰吐蕃回鶻

比配江淮者比毘其久習險阻便鞍馬可用也舉籍

府中得驍健者百餘人凡吐蕃回鶻之配隸浙東虜

久羈旅所部遇之無狀無善困餒甚餒與式既犒飲

又調其父母妻子皆泣拜謹呼謹與願效死悉以為

騎卒使騎將石宗本將之凡在管內者皆視此籍之

又奏得龍波監馬二百匹龍波漢潁川郟縣之摩手波

白曰元和十三年十一月於是騎兵足矣或請為烽

龍波監在汝州郟縣北

通鑑三百五十一 咸通三年

字曰忠下補武

燧以訶賊遠近眾寡又火迴翻式笑而不應選懦卒

使乘健馬少與之兵以為候騎少詩眾怪之不敢問

於是閱諸營見卒見賢及土團子弟得四千人使導

軍分路討賊府下無守兵更籍土團千人以補之乃

命宣歙將白琮浙西將凌茂貞帥本軍北來將韓宗

政等帥土團合千人石宗本帥騎兵為前鋒自上虞

趨奉化解象山之圍號東路軍將即亮翻帥讀又以

義成將白宗建忠將游君楚唐無建忠軍按此時發

字也白宗淮南將萬璘帥本軍與台州唐興軍合號

南路軍令之曰毋爭險易易以毋焚廬舍毋殺平民

沃洲在新昌縣東
南
吳云沃洲新昌並
在今紹興府新昌縣

以增首級平民脅從者募降之降戶得賊金帛官無

所問俘獲者皆越人也釋之癸卯南路軍拔賊沃洲

寨沃洲在今越州新昌縣東南甲辰拔新昌寨新昌時屬剡縣界今置新昌縣在越

州東南二百里破賊將毛應天進拔唐興白敏中三表

辭位上不許右補闕王譜上疏以為陛下致理之初

乃宰相盡心之日不可暫闕敏中自正月卧疾今四

月矣陛下雖與它相坐語未嘗三刻天下之事陛下

嘗暇與之講論乎相息亮翻願聽敏中罷去延訪碩德以

資聰明已酉貶譜為陽翟令譜珪之六世孫也王珪事太

宗以直聞譜博古翻五月庚戌朔給事中鄭公輿封還貶譜敕

書上令宰相議之宰相以為譜侵敏中竟貶之。辛

亥浙東東路軍破賊將孫馬騎於寧海戊午南路軍

大破賊將劉晔毛應天於唐興南谷斬應天先是王

式以兵少奏更發忠武義成軍及請昭義軍詔從之

先悉薦翻三道兵至越州式命忠武將張茵將三百人屯

唐興斷賊南出之道斷音短義成將高羅銳將三百

人益以台州土軍徑趨寧海趨七攻賊巢允昭義將

跌跌戮將四百人跌奚結翻跌徒益東路軍斷賊入

明州之道庚申南路軍大破賊於海遊鎮海遊鎮在

十賊入甬溪洞甬溪洞在寧海西南百餘里屬戊辰

南海遊鎮在甬海
甬溪洞在甬南

南溪河在英西南
里財入南溪河
唐興縣界又西則
南白餘里屬
戊辰

官軍屯於洞口賊出洞戰又破之已巳高羅銳襲賊

別帥劉平天寨破之帥所類翻自是諸軍與賊十九戰賊

連敗劉晔謂裘甫曰鄉從吾謀入越州寧有此困邪

王輅等進士數人在賊中皆衣綠衣於既翻晔悉斬之曰

亂我謀者此青蟲也高羅銳克寧海收其逃散之民

得七千餘人王式曰賊窘且饑必逃入海入海則歲

月間未可擒也命羅銳軍海口以拒之海口在寧海東北四十餘

里又命望海鎮將雲思益浙西將王克容將水軍巡

海滌滌市制翻思益等遇賊將劉簡於寧海東賊不

虞水軍遽至虞度皆弃船走山谷走音得其船十七

海口在寧海東
北

史昭釋文說文滌
埠增水邊土人所
止者雜誤史昭此
說亦由唐韻來
嚴野王曰滌水邊地
朱元晦曰滌水涯也
說簡而明

黃海嶽在嶧縣
車曰吳云黃
罕嶺在奉化嶺西
北

南陳館在寧海
西南

上膠村在寧海
西北

嶧曰戊寅上補京
師地震四字

盡焚之式曰賊無所逃矣惟黃罕嶺可入剡黃罕嶺在奉化

縣西北剡縣之東其路深險度黃罕嶺則平川四十里至剡恨無兵以守之雖然

亦成擒矣裘甫既失寧海乃帥其徒屯南陳館下南陳

館在寧海西南六十餘里帥讀曰率眾尚萬餘人辛未東路軍破賊將

孫馬騎於上膠村上膠村在寧海西北四十餘里賊將

王臯懼請降壬申右拾遺內供奉薛調上言以為

兵興以來賦歛無度上時掌翻斂力贍翻所在羣盜半是逃戶

固須翦滅亦可閔傷望敕州縣稅外毋得科率仍敕

長吏嚴加糾察從之袁王紳薨紳順宗子戊寅浙東

東路軍大破裘甫於南陳館斬首數千級賊委奔繒

東路軍大破裘甫於南陳館斬首數千級賊委奔縉

帛盈路縉慈陵翻以緩追者趺跌幾令士卒敢顧者斬毋

敢犯者賊果自黃罕嶺遁去六月甲申復入剡復扶又翻

同諸軍失甫不知所在義成將張茵在唐興獲俘將

苦之俘曰賊入剡矣苟捨我我請為軍道從之茵後

甫一日至剡壁其東南府中聞甫入剡復大恐王式

曰賊來就擒耳命趣東南兩路軍會於剡趣讀促辛卯

圍之賊城守甚堅攻之不能拔諸將議絕溪水以渴

之剡城東南臨溪西北負山城多鑿井以引山泉非絕溪水所能渴作史者乃北人臆說耳今浙東

諸縣皆無城獨剡縣有城猶為完壯賊知之乃出戰三日凡八十三戰

賊雖敗官軍亦疲賊請降諸將出白式式曰賊欲少

出白式之作

白式式年乙

休耳少詩益謹備之功垂成矣賊果復出又三戰

子夜沼翻裘南劉晔劉慶從百餘人出降遥與諸將語離

城數十步官軍疾趨斷其後離力智翻遂擒之王寅

南等至越州式腰斬晔慶等二十餘人械南送京師

考異曰平剡錄曰諸軍圍賊於剡賊悍甚其所謂

女軍者亦乘城摘礮以中人三日凡八十三戰賊雖

備斲休耳謹備之仍遣押牙薛敬義謂諸將曰功成

矣勉之勿怠也果復三戰二十一日夜南與劉晔劉

慶十餘輩又從百餘人出遥與諸將語伺我軍之懈

將使勇者潰圍焉諸將得公誠夜皆設伏於營前南

輩離城數十步伏兵疾走以間之銃師數百復繼之

城中賊不出南還甚不知所為遂成擒焉至是用兵

六十六日矣二十三日縛致府城公於衙門陳兵以

見執其徒劉晔劉慶二十餘輩三斬之械裘南獻闕

下玉泉子見聞錄曰王式討裘南南始起於剡既為

大蘭山今奉化縣西北

官軍所敗復入于剡城堅卒銳不可遽拔式乃約降
許奏以金吾將軍南許焉其將劉晔獨以為不可比
及越城左右則械手以木曳頸以組南曰吾既已降
何用是為左右曰法也到越則釋去公且行有命矣
既至式登南樓俟之曰裘南何罪晔皆劉晔輩命三
斬之晔顧謂南曰君竟拜金吾乎南于長安東市
初南之入剡也雖已屢敗向使城守暮歲未可平也
玉泉子曰古人有言殺降不祥李廣所以不侯良有
以也王公亦不聞大貴鄭公迷平剡錄一何曲筆哉
雖驟歷清顯而卒以喪明不復起可不慎哉按二書
所言莫知孰是然裘南在剡城窮困已極勢不能久
式不必更以詐誘之或者諸將為之不可知也南之
出降也或欲突走或被誘而來皆不可知要
之為出城乞降官軍因邀斷其後擒之耳 剡城猶

未下諸將已擒甫不復設備劉從簡帥壯士五百突

圍走諸將追至大蘭山今明州奉化縣西北有大蘭山在越州分界復扶又翻

帥讀從簡據險自守秋七月丁巳諸將共攻克之台

州刺史李師望募賊相捕斬之自以日贖所降數百人

得從簡首獻之

大蘭既破劉從簡走入台州界方為其黨所殺

諸將還越式

大置酒諸將乃請曰某等生長軍中久更行陳

長知兩翻

更工衡翻行戶剛翻

今年得從公破賊然私有所不諭者敢問

公之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以賑貧乏何也式曰此

易知耳

易以鼓翻

賊聚穀以誘饑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為

盜矣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穀適足資之耳又問

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趣救兵也

趣讀日促兵盡

行城中無兵以繼之徒驚士民使自潰亂耳又問使

懦卒為候騎而少給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兵

操七

補兵盡上今字

晁之後又有要錄

高翻遇敵且不量力而鬪鬪死則賊至不知矣皆曰非

所及也自至德以來浙東盜起者再袁晁袁晁之難張伯儀平

之通鑑所書數語而已今王式之平裘甫通鑑書之

視張伯儀平袁晁事為詳蓋唐中世之後家私史

王式儒家子也成功之後紀事者不無張大通鑑

因其文而序之弗覺其煩耳容齋隨筆曰通鑑書討

裘甫事用平剡錄蓋亦有見於此考異三十卷封

辯訂唐事者居大半焉亦以唐私史之多也

憲宗子怗為信王怗彌八月裘甫至京師斬于東

市加王式檢校右散騎常侍諸將官賞各有差先是

上每以越盜為憂先悉夏戾孜曰王式才有餘不日

告捷矣孜與式書曰公專以執裘甫為事軍須細大

此期悉力軍須謂行軍所須糧仗衣故式所奏求無

物悉力謂盡力應辦也

當位下補
不隸三字
右拾遺上宋
本有癸酉三
字

不從由是能成其功

衛王灌薨灌上弟也

九月白敏

中五上表辭位辛亥以敏中為司徒中書令

右拾

遺句容劉鄴上言李德裕父子為相有聲迹功效

李德

裕父吉甫相憲宗德裕相武宗皆竄逐以來血屬將盡

生涯已空宜賜哀閔贈以一官冬十月丁亥敕復李

德裕太子少保衛國公贈左僕射

德裕貶見二百四十八卷宣宗大中

元年

考異曰裴曰李太尉南行錄載咸通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右拾遺內供奉劉鄴表畧云子晁貶立

山尉去年獲遇陛下惟新之命覃作解之恩移授郴

縣尉今已沒於貶所又曰血屬已盡生涯悉空又曰

枯骨未歸於塋域一男又殞於江湘又曰其李德裕

請特賜贈官敕依奏實錄注引東觀奏記云令狐相

緇夢德裕曰某已謝明時幸相公哀之許歸葬故里

緇具為其子瀉言之瀉曰李衛公犯衆怒又崔相鉉

魏相暮皆敵人也見持政必將上前異同未可言也
後數日上將坐延英絢又夢德裕曰某委骨海上思
還故里與相公有舊幸憫而許之既寤復謂滴曰向
見衛公精爽尚可畏吾不言必掇禍明日入中書且
為同列言之既而於帝前論奏許其子蒙州立山尉
晁護喪歸葬又是時柳仲郢鎮東蜀設奠於荆南命
從事李商隱為文曰恭承新渥言還舊止又云身留
蜀郡路隔伊川鄴奏乃云孤骨未歸瑩域晁懿宗初
纔徙柳縣尉未詳或者後人偽作之非鄴本奏也實
錄注又云白敏中為中書令時與右庶子段全緯書
云故衛公太尉炎興鶴鳥怨結江魚親交雨散於西
園子弟蓬飄於南土嘗蒙一顧繼履三台保持獲盡
於天年論請爰加於寵贈全緯嘗為德裕西川從事
故敏中語及云按此似繇敏中開發而數本追復贈
官多連鄴奏德裕素有恩於敏中敏中前作相既遠
貶之至此又掠其美鄙哉按劉鄴表云去年獲遇陛
下惟新之命覃作解之恩則上此表在咸通元年非
二年也舊傳鄴為翰林學士承旨以李德裕貶死朱
崖大中朝令狐絢當權累有赦宥不蒙恩列懿宗即
位絢在方鎮屬郊天大赦鄴奏論之李太尉南行錄

魏相暮皆敵人也見持政必將上前異同未可言也
後數日上將坐延英絢又夢德裕曰某委骨海上思
還故里與相公有舊幸憫而許之既寤復謂滴曰向
見衛公精爽尚可畏吾不言必掇禍明日入中書且
為同列言之既而於帝前論奏許其子蒙州立山尉
晁護喪歸葬又是時柳仲郢鎮東蜀設奠於荆南命
從事李商隱為文曰恭承新渥言還舊止又云身留
蜀郡路隔伊川鄴奏乃云孤骨未歸瑩域晁懿宗初
纔徙柳縣尉未詳或者後人偽作之非鄴本奏也實
錄注又云白敏中為中書令時與右庶子段全緯書
云故衛公太尉炎興鶴鳥怨結江魚親交雨散於西
園子弟蓬飄於南土嘗蒙一顧繼履三台保持獲盡
於天年論請爰加於寵贈全緯嘗為德裕西川從事
故敏中語及云按此似繇敏中開發而數本追復贈
官多連鄴奏德裕素有恩於敏中敏中前作相既遠
貶之至此又掠其美鄙哉按劉鄴表云去年獲遇陛
下惟新之命覃作解之恩則上此表在咸通元年非
二年也舊傳鄴為翰林學士承旨以李德裕貶死朱
崖大中朝令狐絢當權累有赦宥不蒙恩列懿宗即
位絢在方鎮屬郊天大赦鄴奏論之李太尉南行錄

鄴此時未為翰林學士因上此表敕批便令內養宣
喚入翰林充學士餘依奏金華子雜編曰宣宗嘗私
行經延資庫見廣厦連綿錢帛山積問左右曰誰為
此庫侍臣對曰宰相李德裕執政日以天下每歲備
用之餘自是已來邊庭有急支備無乏者茲實有賴
上曰今何在曰頃以坐吳湘獄貶于崖州上曰如有
此功於國微罪豈合深譴由是劉公鄴得以進表乞
追雪之上覽表遂許其加贈歸葬焉按宣宗素惡
德裕故始即位即逐之豈有不知其在崖州而云豈
合深譴又劉鄴追雪在懿宗時此說殊為淺陋今不
取

充西川節度使以戶部尚書判度支畢誠為禮部尚

書同平章事安南都護李鄴復取播州播州屬黔中道大中

十三年為雲南所陷此非安南巡屬也李鄴越境收

復欲以為功而不知蠻兵乘虛已陷安南也鄴音戶
復扶
又翻
十一月丁丑上祀圓丘赦改元
十二月戊

蜀曰救下補
天下二字元
下補同通二
字又補是日
慶王所是六

十一月丁丑上祀圓丘赦改元
十一月戊

申安南土蠻引南詔兵合三萬餘人乘虛攻交趾陷

之考異曰新南詔傳大中時李环為安南經畧使苛暴自私以斗鹽易一牛夷人不堪結南詔將段

首遷陷安南都護府號白衣沒命軍懿宗絕其朝貢

乃陷播州安南都護李鄴屯武州咸通元年為蠻所

攻弃州走天子斥鄴以王寬代之按宣宗時南詔未

嘗陷安南据新傳則似大中時已陷安南咸通元年

又陷武州也且李鄴安南失守然後奔武都護李鄴

州非在武州而弃之新傳誤也今從實錄與監軍奔武州新志邕管所領又有顯州武州沈州

二年春正月詔發邕管及鄰道兵救安南擊南蠻

二月以中書令白敏中兼中書令充鳳翔節度使以
左僕射判度支杜棕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一日兩
樞密使詣中書宣徽使楊公慶繼至獨揖棕受宣宣受

吳云武州疑
在慶遠府
之西
已辛

通鑑二年
咸通三年

大漸時下宋
本有宦官
二字

受宣命也。三相起避之西軒。三相比誠杜公慶出斜封文

書以授。悰發之。乃宣宗大漸時請鄆王監國奏也。且

曰：當時宰相無名者，當以反法處之。悰反復讀。處昌

復音覆良久曰：聖主登極，萬方欣戴。今日此文書非

臣下所宜窺。復封以授公慶曰：主上欲罪宰相，當於

延英面示聖旨，明行誅譴。公慶去。悰復與兩樞密坐

謂曰：內外之臣事猶一體。宰相樞密共參國政。今主

上新踐阼，未熟萬機。資內外裨補，固當以仁愛為先。

刑殺為後。豈得遽贊成殺宰相事？若主上習以性成

則中尉樞密權重禁闈。時以兩中尉兩樞密為四貴豈得不自憂

則中尉樞密權重禁閣時以兩中尉兩樞密為四貴豈得不自憂

乎言殺宰相則上手滑矣中尉樞密受恩六朝六朝謂憲

穆敬文武宣所望致君堯舜不欲朝廷以愛憎行法兩樞

密相顧默然徐曰當具以公言白至尊非公重德無

人及此慙悚而退三相復來見悰微請宣意悰無言

三相惶怖乞存家族悰曰勿為它慮既而寂然無復

宣命及延英開上色甚悅意此亦是據杜悰家傳書

實者洪邁隨筆曰按懿宗即位之日宰相四人曰令

狐綯曰蕭勤曰夏侯攷曰蔣伸至是惟有伸在三人

者罷去矣誠及審權乃懿宗自用者無有斯事蓋野

史之妄温公以唐事屬之范祖禹其審取可謂詳盡

尚如此信乎修史之難哉考異曰新傳云宣宗大

漸樞密使王歸長等矯詔迎鄆王立之懿宗即位欲

罪大臣悰解之按立鄆王者王宗是時士大夫深疾

實新傳云歸長誤也今從補國史

宦官事有小相涉則眾共奔之建州進士葉京嘗預

宣武軍宴識監軍之面既而及第在長安與同年出

遊遇之於塗馬上相揖因之謗議誼然遂沈廢終身

其不相悅如此東漢黨錮之禍蓋亦如此但李杜諸公風節凜凜千載之下讀其事者猶

使人心神肅然晚唐詩人不能企其萬一也而亦以貽清流之禍哀哉沈持林翻福王綰薨

綰順宗子夏六月癸丑以鹽州防禦使王寬為安南經

略使時李鄴自武州收集土軍攻羣蠻復取安南朝

廷責其失守貶儋州司戶鄴初至安南殺蠻酋杜守

澄其宗黨遂誘道羣蠻陷交趾道讀曰導朝廷以杜氏疆

盛務在姑息冀收其力用乃贈守澄父存誠金吾將

盛務在姑息冀收其力用乃贈守澄父存誠金吾將

軍再舉鄆殺守澄之罪長流崖州劉昫曰唐武德四

崖州自雷州徐聞縣南舟行四百三十里度大海達

崖州宋白曰宋開寶六年割舊崖州之地屬瓊州却

改振州為崖州考異曰實錄又賜寬手詔云云如

聞李琢在安南日殺害杜存誠李鄆又處置其子守

澄使誘導羣蠻陷沒城邑卿到鎮日於李鄆處索取

前後敕詔一參詳初李琢在鎮蠻首領愛州刺史

兼土軍兵馬使杜存誠密誘溪洞夷獠為之鄉導琢

察其不忠戮死焉及李鄆至鎮蠻陷安南鄆走武州

召土軍收復城邑而存誠家兵甚眾朝廷務姑息乃

贈存誠金吾將軍鄆以失備貶儋州補國史蠻陷安

南李鄆投武州召土軍收復頗有功績殺首領杜存

誠以捍禦盤桓不戮力盡敵兼洞夷獠為鄉導之罪

也鄆貶儋州後以存誠豁洞強獷家兵數多子弟繼

總軍旅皆輸忠勇軍府倚賴方甚朝廷亦加姑息乃

再舉憲章長流鄆崖州贈存誠金吾將軍以誘其竭

力命前鹽州刺史王宙為都護按鄆所殺存誠之子

守澄已為王式所逐鄆至旬日殺之非因扞禦不戮

力也代鄆者乃王寬非王宙補國史誤也今獨取鄆

前注大中二年

克復安南一事餘皆從平剡錄實錄按唐朝若以

杜守澄之戮為李鄴罪則當贈守澄官不當贈其父

官此余所以致疑於前也秋七月南詔攻邕州陷之先是廣桂

容三道共發兵三千人戍邕州三年一代先悉薦翻經畧使段文

楚請以三道衣糧自募土軍以代之朝廷許之所募

纔得五百許人文楚入為金吾將軍經畧使李蒙利

其闕額衣糧以自入悉罷遣三道戍卒止以所募兵

守左右江比舊什減七八故蠻人乘虛入寇時蒙已

卒經畧使李弘源至鎮纔十日無兵以禦之城陷弘

源與監軍脫身奔巒州宋白曰邕州古南越城晉置

武德四年於此置南晉州貞觀六年改邕州至長安五千六百里巒州秦桂林郡地唐置潯州後改巒州

至京師五千三百里 二十餘日蠻去乃還還從宣翻
西至邕州三百里 又如字

弘源坐貶建州司戶文楚時為殿中監復以為邕管

經畧使至鎮城邑居人什不存一文楚秀實之孫也

段秀實死於朱泚之難 杜棕上言南詔向化七十年貞元間南詔復

向化蜀中寢兵無事羣蠻率服率服謂相率而服從也 今西川兵

食單寡未可輕與之絕且應遣使弔祭曉諭清平官

等以新王名犯廟諱故未行冊命事始見上卷待其

更名謝恩更工衡翻然後遣使冊命庶全大體上從之命

左司郎中孟穆為弔祭使未發會南詔寇雋州攻邛

峽關穆遂不行考異曰實錄在此年十二月按補國史杜邠公再入輔建議遣使弔祭

令其改名纜命使臣已破越雋城池攻邛崃關鎮使
臣逗留數月不發然則命穆充使當在冠雋州前實
錄書於十二月誤也按南詔已稱帝陷安南豈可彌
縫悖但欲姑息故陽不知其僭號及以陷安南者為
土蠻
冬十月以御史大夫鄭涯為山南東道節度

使十一月加同平章事

書

三年春正月庚寅朔羣臣上尊號曰睿文明聖孝德

皇帝赦天下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蔣伸同平章

事充河中節度使二月棣王惲薨南詔復寇安

南經畧使王寬數來告急復扶又翻朝廷以前湖南

觀察使蔡襲代之考異曰補國史王宙有緝理撫

使蔡襲代之實錄以前湖南觀察使為安南經畧等

使以工實亦制置失宜諸部蠻相乃發牛骨余不...

使王寬亦制置失宜諸部蠻相帥內寇故命襲往代焉今從之仍發許滑徐汴荆襄

潭鄂等道兵各三萬人各三萬人則入道之兵為二

否則萬字誤蜀本授襲以禦之兵勢既盛蠻遂引去

考異曰實錄咸通三年二月以蔡襲為安南經畧

招討處置等使三月以蔡京充荆襄以南宣慰安撫

使五月以京為嶺南西道節度使舊紀三年十一月

遣蔡襲帥禁軍三千赴援安南按補國史云咸通三

年使左庶子蔡京制置嶺南事又云命桂管都防禦

使蔡襲代王宙然則襲除安南似在咸通二年也又

按樊綽蠻書云臣咸通三年四月奉本使尚書

咸通三年

襲陷沒疑蠻書擅放軍回字上少蔡京二
字襲除安南不知的在何年月今從實錄
邕管經畧

使段文楚坐變更舊制謂募土軍以代廣桂左遷威

衛將軍分司考異曰補國史文楚到後城邑牢落

制降授威衛分司蓋文楚既之官而朝議責其更改舊

沒由文楚請罷三道戍兵自募土軍故云更改舊制

而實錄云及文楚再至城池圯廢人戶殘耗由是頗

更舊制未數月朝廷憲致煩擾復改命懷玉焉新傳

文楚數更條約眾不悅以胡懷玉代之蓋左庶子

因補國史改更舊制之語相承致誤也

蔡京性貪虐多詐時相以為有吏才相息亮翻奏遣制置

嶺南事三月京還奏事稱旨稱尺證翻復以京權知太僕

卿充荆襄以南宣慰安撫使為蔡京奔敗張本復扶又翻夏四

月巳亥朔敕於兩街四寺各置戒壇度人三七日兩街

月巳亥朔敕於兩街四寺各置戒壇度人三十七日

四寺謂慈恩薦福西明莊嚴也三十七日明上奉佛太過怠於政事嘗於咸

泰殿築壇為內寺尼受戒內寺尼蓋宮人捨俗者就禁中為寺以處之非教也

兩街僧尼皆入預又於禁中設講席自唱經手錄梵

夾梵夾者貝葉經也以板夾之謂之梵夾段成式曰貝多葉出摩伽陀西國土用以寫經其樹長六七

丈經冬不凋又數幸諸寺施與無度數所角翻施式豉翻吏部侍郎

蕭倣上疏以為玄祖之道慈儉為先素王之風仁義

為首玄祖謂唐祖老子尊為玄元皇帝也素王謂孔子也垂範百代必不可加

佛者棄位出家割愛中之至難取滅後之殊勝人情莫不

愛其親莫不受富貴佛者弃父母之親捨王子之貴而

出家是割愛中之至難又釋氏為宏闊勝大之言以為佛滅度後諸天神王供養莊嚴皆人世所希非有後人又奉其法而尊事之是取滅後之殊勝也非

帝王所宜慕也願陛下時開延英接對四輔力求人

瘼瘼音莫病也虔奉宗祧思繆賞與濫刑其殃必至知勝

殘而去殺得福甚多罷去講筵繆靡切翻勝音升去羌呂翻講筵與僧居

講經之筵躬勤政事上雖嘉獎竟不能從嶺南舊分五

管廣桂邕容安南皆隸嶺南節度使蔡京奏請分嶺

南為兩道節度從之五月敕以廣州為東道邕州為

西道又割桂管龔象二州容管藤巖二州隸邕管尋

以嶺南節度使韋宙為東道節度使以蔡京為西道

節度使蔡襲將諸道兵在安南蔡京忌之恐其立功

奏稱南蠻遠遁邊徼無虞徵吉弔翻武夫邀功妄占戍兵

龍興今海州
南好象今
柳州府象州
藤今梧州府
藤今梧州府
藤今梧州府
藤今梧州府
存廣西境

奏稱南蠻遠道邊徼無虞武夫邀功妄占戍兵

占之贍翻虛費餽運蓋以荒陬路遠取將難於覆驗故得

肆其姦詐請罷戍兵各還本道朝廷從之襲累奏羣

蠻伺隙日久不可無備伺相乞留戍兵五千人不聽

襲以蠻寇必至交趾兵食皆闕謀力兩窮作十必死

狀申中書時相信京之言終不之省時相苟求省餽

言易入襲之請不行省悉景翻秋七月徐州軍亂逐節度使温璋

考異曰舊傳曰璋咸通末為徐泗節度使徐州牙

卒曰銀刀軍頗驕橫璋至誅其凶惡者五百人自是

軍中畏法按誅銀刀初王智興既得徐州募勇悍之

士二千人號銀刀彫旗門槍挾馬等七軍常以三百

餘人自衛露刃坐於兩廡夾幕之下每月一更更工

彫旗亦作

南益二百五十一

其後節度使多儒臣其兵浸驕小不如意一夫大呼

呼火故翻

其眾皆和之

和戶卧翻

節度使輒自後門逃去前節

度使田牟至與之雜坐飲酒把臂拊背或為之執板

唱歌

為于偽翻

犒賜之費日以萬計風雨寒暑復加勞來

復扶又翻

勞力到翻來力代翻

猶時喧譁邀求否上牟薨璋代之驕兵

素聞璋性嚴憚之璋開懷慰撫而驕兵終懷猜忌賜

酒食皆不歷口一旦竟聚譟而逐之朝廷知璋無辜

乙亥以璋為邠寧節度使以浙東觀察使王式為武

寧節度使以前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夏侯孜為

左僕射同平章事忠武義成兩軍從王式討裘甫

者猶在浙東詔式帥以赴徐州帥讀驕兵聞之甚懼

八月式至大彭館大彭館在徐州城外大彭即彭祖

彭祖姓錢名鏗事帝堯歷虞夏至商年始出迎謁式

視事三日饗兩鎮將士遣還鎮擐甲執兵命圍驕兵

盡殺之銀刀都將邵澤等數千人皆死考異曰舊

盡誅銀刀等七軍徐方平定金華子雜編曰温璋失

律於徐州自河陽移式往鎮之式領河陽全軍赴任

徐州將士聞式到近境遣衙隊三百人遠接式衣

坐胡床受參既畢乃問其逐帥之罪命皆斬於帳前

不留一人既而相次繼來莫知前死者音耗至則又

徐州府銅山縣

通鑑二百五十一

子敕以徐州先隸淄青道李洧自歸始置徐海使額

見二百二十七卷

德宗建中三年

及張建封以威名寵任特帖濠泗

二州

見二百三十三卷貞元四年

當時本以控扼淄青光蔡自寇

孽消弭而武寧一道職為亂階今改為徐州團練使

隸兗海節度復以濠州歸淮南道更於宿州置泗

都團練觀察使

憲宗元和四年析徐州之符離蘄泗州之虹置宿州治埗橋在徐州南界

汴水上當舟車之會宋白曰宿州取古宿國為名

留將士三千人守徐州餘

皆分隸兗宿且以王式為武寧節度使兼徐泗濠宿

制置使委式與監軍楊玄質分配將士赴諸道訖然

後將忠武義成兩道兵至汴滑各遣歸本道身詣京

後將忠武義成兩道兵至汴滑各遣歸本道身詣京

師其銀刀等軍逃匿將士聽一月內自首首手一切又翻

勿問嶺南西道節度使蔡京為政苛慘設炮烙之

刑闔境怨之遂為邕州軍士所逐嶺南分二節鎮西道治邕州奔

藤州藤州漢猛陵縣地唐置藤州至京師五百里詐為敕書及攻討使

印募鄉丁及旁側土軍以攻邕州眾既烏合動輒潰

敗往依桂州桂州人怨其分裂不納以其割桂管巡屬隸西道節度

也京無所自容敕貶崖州司戶不肯之官還至零陵

敕賜自盡以桂管觀察使鄭愚為嶺南西道節度使

冬十月丙申朔立皇子份為魏王佺為涼王佶為

蜀王佺他鼎翻佶其吉翻十一月立順宗子緝為蘄王憲宗

子慎為榮王 南詔帥羣蠻五萬寇安南 帥讀曰率 考異曰

補國史云四年春南蠻帥眾五萬攻安南按蠻書咸通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營茫蠻於蘇歷江岸屯聚裸形蠻亦當陳面二十七

日蠻賊逼交州城則是今年冬末蠻已圍交州也今

從實錄 都護蔡襲告急救發荆南湖南兩道兵二千桂

管義征子弟三千詣邕州 義征子弟因其應募從軍名之 受鄭愚節

度 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奏蠻寇必向邕州若不

先保護遽欲遠征恐蠻於後乘虛扼絕餉道乃敕蔡

襲屯海門 考異曰實錄詔襲且住海門是令弃交趾退屯海門也按襲死時猶在交趾蓋詔

書到時襲已被圍不得通也 鄭愚分兵備禦十二月襲又求益兵 敕山南東道發弩手千人赴之時南詔已圍交趾襲

二天五海門在
合樹影林州
博白岩西南

敕山南東道發弩手千人赴之時南詔已圍交趾襲

嬰城固守救兵不得至 翼王緝薨緝順宗子音齒善翻 是

歲嗚末始入貢嗚末者吐蕃之奴號也嗚鳥沒翻 吐蕃每

發兵其富室多以奴從從才用翻 徃徃一家至十數人由

是吐蕃之衆多及論恐熱作亂奴多無主遂相糾合

為部落散在甘肅瓜沙河渭岷廓疊宕之間宕徒浪翻

吐蕃微弱者反依附之

四年春正月庚午上祀圓丘赦天下 是日南詔陷

交趾蔡襲左右皆盡徒步力戰身集十矢欲趣監軍

船趣七喻翻已離岸遂溺海死離力智翻蔡襲死矣而

一人為之申理自是之後唐之紀綱大壞凡藩鎮有片言隻字則朝廷震動惟恐拂其意朝臣反與之關

未發

通鑑二百五十二 咸通四年

通依以為

外主矣

幕僚樊綽攜其印浮度江

自白州博白縣西南百里下北

戍灘出馬門江度海抵安南

荆南江西鄂岳襄州將

士四百餘人走至城東水際荆南虞侯元惟德等謂

眾曰吾輩無船入水則死不若還向城與蠻鬪人以

一身易二蠻亦為有利遂還向城入東羅門

東羅門安南羅

城東也蠻不為備惟德等縱兵殺蠻二千餘人

日實錄

二月安南經略使蔡襲奏蠻賊楊思僭羅伏州扶耶

縣令麻光高部領其眾於城西角下營嶺南東道節

度使韋宙奏蠻賊去十二月二十七日逼安南城池

經畧使檢校工部尚書蔡襲出兵格鬪殺傷相當正

月三日賊眾圍城進攻甚急襲城上以車弩射之至

七日城陷襲左膊中弩箭死家口并元從七千餘人

悉隕於賊從事樊綽攜印度江其荆南江西鄂岳襄

州兵突到城東水際無船却回相率入東羅門殺蠻

初陷交趾
元年

僅一二千人至夜賊救兵至遂屠其城按此二奏似
後人采集蠻書為之其中又多差舛如楊思偕蠻書
中兩處有之皆作楊思縉蓋草書誤為偕耳彼雖蠻
夷豈肯名思偕也張彭錦里耆舊傳載高駢與雲南
牒亦云楊思縉善蘭節度新書亦承此誤為偕又蠻
書所云思縉光高部領者桃花蠻五六千人耳非謂
盡將羣蠻也補國史云蠻眾五萬攻安南非止五六
千人也又十二月二十一日裸形蠻茫蠻桃花人已
在城下豈至二十七日始逼安南也蠻書言二十七
日逼城者但記見河蠻尋傳蠻之日耳又言正月二
日三日者但記以車弩射得苴子之日耳非其日始
圍城也且城陷奔迸之際非樊綽身在其間豈知其
詳然四道兵所殺人數猶因僧無旱說始知之韋宙
身在廣州何得所奏一如樊綽之書其偽明矣新傳
曰是夜蠻遂屠城
亦因實錄而誤
逮夜蠻將楊思縉始自子城出救
之子城城內惟德等皆死南詔兩陷交趾所殺虜且
十五萬人留兵二萬使思縉據交趾城谿洞夷獠無

通鑑二百五十一

貞元

三

州兵突到城東水際無船回相率入東羅羅門殺蠻

遠近皆降之獠曾皓翻詔諸道兵赴安南者悉召還

分保嶺南西道上遊宴無節左拾遺劉蛻上疏曰

蛻輸今西涼築城應接未決於與奪西涼即涼州蓋

芮翻南蠻侵軼軼徒結干戈悉在於道塗旬月以來不為

無事陛下不形憂閔以示遠近則何以責其死力望

節娛遊以待遠人又安未晚言待遠人又安之後弗

聽 二月甲午朔上歷拜十六陵十六陵謂獻陵昭

泰陵建陵元陵崇陵豐陵景陵光陵莊陵章陵端陵

貞陵考異曰拜十六陵非一日可了而舊史無還置天雄軍於秦州代

宮之日唐年補錄云二月庚子一日拜十六陵尤難信也姑息田承嗣以天雄軍號寵魏博尋以其悖傲削之今復於秦州置天雄軍至於唐末魏博復天雄軍號

錢昏以悖傲削
軍號亦以意度
之謂無所見

秦州不復人...

之河見

秦州不復
號天雄矣
以成河渭三州隸焉
以前左金吾將軍王
晏實為天雄觀察使
見二百四十七卷會昌四年
三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奏自將蕃漢兵七千克復
涼州
將即亮
南蠻寇左右江浸逼邕州
鄭愚懼自
言儒臣無將略請任武臣朝廷召義武節度使康承
訓詣闕欲使之代愚仍詔選軍校數人士卒數百人
自隨
就義武軍中選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畢誠以
同列多徇私不法稱疾辭位夏四月罷為兵部尚書
庚戌羣盜入徐州殺官吏刺史曹慶討平之
康
承訓至京師以為嶺南西道節度使發荆襄洪鄂四

案唐書吐蕃

傳咸通三年

義潮奉涼州

來歸

唐書作義
成

秦州不復
號天雄矣
以成河渭三州隸焉
以前左金吾將軍王

晏實為天雄觀察使
見二百四十七卷會昌四年

三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奏自將蕃漢兵七千克復

涼州
將即亮
南蠻寇左右江浸逼邕州
鄭愚懼自

言儒臣無將略請任武臣朝廷召義武節度使康承

訓詣闕欲使之代愚仍詔選軍校數人士卒數百人

自隨
就義武軍中選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畢誠以

同列多徇私不法稱疾辭位夏四月罷為兵部尚書

庚戌羣盜入徐州殺官吏刺史曹慶討平之
康

承訓至京師以為嶺南西道節度使發荆襄洪鄂四

宣宗上卷大中十
二年有嶺南
以左使楊發
為都將王令
宣宗所因云
於發蘇州人也

西道下宋林
以供軍食字

吳王行交州注
郡州無考

道兵萬人與之俱 五月戊辰以翰林學士承旨兵

部侍郎楊收同平章事收發之弟也宣宗以開河湟

尊號有司議改造廟主署新謚發以為作主與左軍

中尉楊玄价叙同宗相結故得為相价音介為楊收

本 乙亥廢容管隸嶺南西道復以龔象二州隸桂

管去年以龔象隸嶺南西道 戊子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杜審

權同平章事充鎮海節度使 六月廢安南都護府

置行交州於海門鎮以右監門將軍宋戎為行交州

刺史以康承訓兼領安南及諸軍行營 閏月以門

下侍郎同平章事杜悰同平章事充鳳翔節度使以

兵部侍郎判度支河南曹確同平章事 秋七月辛

卯朔日有食之 復置安南都護府於行交州 異曰考

實錄以郡州為交州補國史亦同又云夏侯貞孝公請用高駢為郡州進討使按地理志無郡州補國史

又云海門今晏州地理志晏州乃屬瀘州都督府嶺南亦無之以宋戎為經畧使發

山東兵萬人鎮之時諸道兵援安南者屯聚嶺南 斷

江西湖南 此四 江西湖南餽運者皆泝湘江入零渠

瀰水 酈道元曰湘瀰同源分為二水南則瀰水北則

伐南越出零陵下瀰水即此路也湘水出零陵始安

縣陽朔山自零陵西南謂之零渠新書曰桂州有瀰

水出海陽山世言秦命史祿伐越鑿為漕馬援討徵

側復治以通餽後為江水潰毀渠遂廢淺唐李勣復

又云瀰水出桂林府臨桂縣西靈川陽朔平樂昭平蒼梧八

全州興安靈川臨桂至陽朔

以下地也

案暨臨通

湘灘見淮

南子人開創

及漢書載

安慶宋傳

不如此詳

案此安在今

賀如北一百里

案魏耕錄曰知

錦考唐海運

引杜工部出塞

詩云漁陽意家

俠地擬手鼓吹

案字雲帆轉

遠海種稻來

東云又世日海詩

里至長沙水始緩南下曰離名灘三百六十又千二

百里至番禺以入海又曰靈渠在桂之興安縣秦始

皇成嶺時史祿鑿此以運之遺迹湘水源於雲泉之

陽海山在此下灑江牂柯下流本南下廣西興安水

行其間地勢最高二水遠不相謀祿始作此渠派湘

之流而注之灑使北水南合北舟踰嶺其作渠之法

於湘流沙磕中壘石作鑿甬銳其前逆分湘流為兩

激之六十里行渠中以入灑江與俱南渠繞興安界

深不數尺廣丈餘六十里間置斗門三十六土人但

謂之斗舟入一斗則復開斗伺水積漸進故能循崖

而上建甌而下千斛之舟亦可往來治勞費艱澁諸

水巧妙無如靈渠者漻音零離音离

軍乏食潤州人陳磻石上言磻薄音翻請造千斛大舟自

福建運米泛海不一月至廣州從之軍食以足然有

司以和崔為名奪商人舟委其貨於岸側舟入海或

遇風濤沒溺有司囚繫綱吏舟人使償其米人頗苦

八月嶺南東首節度使韋由奏靈巖以台邕州請

云物盛用
武供給亦勞
吳門持業
汎海凌蓬萊
是唐海運
皆運此如
南耳

之 八月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奏蠻必向邕州請

分兵屯容藤州容藤二州相去二百七十里夔王滋薨滋上弟也

敕以閣門使吳德應等為館驛使臺諫上言故事御

史巡驛唐中世置閣門使以官者為之掌供奉朝會

通事舍人之職也玄宗開元中以監察御史兼巡傳

驛至二十五年以監察御史檢校兩京館驛大歷十

四年兩京以御史一人知館驛號館驛使宋白曰元

和初征劉闢郵傳多事憲宗命中人為館驛使監察

御史薛存誠及諫官相繼論奏罷之不應忽以內人代之上諭以敕命

已行不可復改左拾遺劉蛻上言昔楚子縣陳得申
叔一言而復封之左傳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遂
入陳殺夏徵舒因縣陳申叔時不
賀楚子問其故對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
戮之君之義也今縣陳貪其富也無乃不可乎王曰

善哉乃復封陳太宗發卒修乾元殿聞張玄素諫即日罷之

見一百九十三卷貞觀四年自古明君所尚者從諫如流豈有已

行而不改且敕自陛下出之自陛下改之何為不可

弗聽黠戛斯遣其臣合伊難支表求經籍及每年

遣使走馬請歷又欲討回鶻使安西以來悉歸唐不

許冬十月甲戌以長安尉集賢校理令狐滈為左

拾遺乙亥左拾遺劉蛻上言滈專家無子弟之法布

衣行公相之權相息亮翻起居郎張雲言滈父絢用李涿

為安南見上卷宣宗大中十二年致南蠻至今為梗由滈納賄陷

父於惡十一月丁酉雲復上言滈父絢執政之時復扶

葉南郭新書
原卷云沈詢
有嬖妻其妻
害之私以配而
堅歸秦詢
不能禁既而
妾猶侍內歸
去余死之乃挾
刃伺隙殺甲
詢及其夫人申
後昭義使
營安府中
省友乃更歌
著詞令白美
打拿來雁從
他向北飛打時
雙打取甚遠
兩分報及歸
布夫妻通命

又人號白衣宰相瀉亦上表引避乃改詹事府司直

唐太子詹事府有司直二人正七
品上掌糾劾官寮及率府之兵
辛巳廢宿泗觀

察使復以徐州為觀察府以濠泗隸焉
去年八月廢
徐州軍額

十二月南詔寇西川 昭義節度使沈詢奴歸秦

與詢侍婢通詢欲殺之未果乙酉歸秦結牙將作亂

攻府第殺詢

五年春正月以京兆尹李蟪為昭義節度使
蟪部
田翻取

歸秦心肝以祭沈詢 淮南節度使令狐綯為其子

瀉訟冤 偽翻 貶張雲興元少尹劉蛻華陰令
華戶
化翻 敕

曰雖嘉蹇諤之忠難逃踈易之責
易
翻 以 丙午西川

吳云新安過
或二城在今
甯遠府西昌

奏南詔寇雋州刺史喻士珍破之獲千餘人觀明年喻士珍

以貪獍而失守則此捷虛張功狀也詔發右神策兵五千及諸道兵戍

之忠武大將顏慶復請築新安過戍二城從之蓋築

於雋州界以容管經畧使張茵兼句當交州事句當古候

浪翻時交州寄治海門欲使張茵進取益海門鎮兵滿二萬五千人令

茵進取安南 二月己巳以刑部尚書鹽鐵轉運使

李福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 甲申前西川節度

使蕭鄴左遷 山南西道觀察使 三月丁酉彗星出

於婁長三尺彗祥歲翻又徐醉翻 巳亥司天監奏按

星經是名含譽瑞星也 上大喜唐司天監正二品掌

察天文稽歷止數中又言

唐末司天官昏迷請宣示中外編諸史策從之康

承訓至邕州蠻寇益熾詔發許滑青汴充鄆宣潤八

道兵以授之承訓不設斥候南詔帥羣蠻近六萬寇

邕州帥讀曰率近其斬翻將入境承訓乃遣六道兵凡萬人拒

之以獠為導給之熾昌志翻獠音老給徒亥翻敵至不設備五道

兵八千人皆沒惟天平軍後一日至得免天平軍也承

訓聞之惶怖不知所為怖音布翻節度副使李行素帥眾

治壕柵甫畢蠻軍已合圍留四日治攻具將就諸將

請夜分道斫蠻營承訓不許有天平小校再三力爭

乃許之小校將勇士三百夜繼而出將即亮翻校戶教翻繼馳偽翻

東風助
之風如也

散燒蠻營斬首五百餘級蠻大驚聞一日解圍去承

訓乃遣諸軍數千追之所殺虜不滿三百級皆溪獠

脅從者承訓騰奏告捷云大破蠻賊中外皆賀夏

四月以兵部侍郎判戶部蕭寘同平章事寘復之孫

也蕭復相加康承訓檢校右僕射賞破蠻之功也

自餘奏功受賞者皆承訓子弟親昵昭尼質翻燒營將校

不遷一級由是軍中怨怒聲流道路五月敕徐州

土風雄勁甲士精彊比因罷節比毗至翻四年罷節度皮

多逃匿宜令徐泗團練使選募軍士三千人赴邕州

防戍待嶺外事寧即與代歸秋七月西川奏兩林

鬼主邀南詔蠻敗之

史炤曰兩林部落東蠻國也去勿鄧國七十里地雖狹而諸部

推為長號大鬼主敗補邁翻

殺獲甚眾保塞城使杜守連不從南

詔帥眾詣黎州降

帥讀曰率降戶江翻

嶺南東道節度使

韋宙

具知康承訓所為以書白宰相承訓亦自疑懼累表

辭疾乃以承訓為右武衛大將軍分司

考異曰補國史嶺南東

道節度使韋宙兼領供軍使將吏在邕州者潛令申報事無巨細莫不知之復究尋克捷事多虛妄具所

聞啓於丞相承訓已自懷疑懼辭疾免責授右武衛大將軍分司東都僖宗實錄承訓傳曰南蠻陷交趾

以承訓為嶺南西道節度使踰歲討平之加檢校右僕射與鄰帥不叶以右武衛大將軍罷歸蓋其家行

狀云爾今從補國史懿宗實錄新傳以容管經畧使張茵為嶺南西道

節度使復以容管四州別為經畧使

新書方鎮表咸通元年罷容管

以所管州隸邕管時南詔知邕州空竭不復入寇茵久之不

敢進軍取安南夏侯攷薦驍衛將軍高駢代之異曰考

補國史茵驍將無遠畧經年不敢進軍丞相夏侯貞

孝公獨獻密疏請用驍衛將軍高駢有制以本官充

郡州進討使旋拜安南節度使其茵所領兵並付高

公指揮按今年正月詔茵進軍收復安南若經年則

攷已罷相今從實錄附於此實錄駢官為右領軍上

將軍太高今從補國史舊紀五年四月南蠻寇邕管

以秦州經畧使高駢率禁軍五千會諸道之師禦之今不取

本管經畧招討使茵所將兵悉以授之駢崇文之孫

也憲宗朝高崇文世在禁軍駢頗讀書好談今古呼好

到有定蜀之功翻到兩軍官官多譽之兩軍謂左右神策累遷右神策

都虞候党項叛將禁兵萬人成長武屢有功遷秦州

長武軍長

河東月錄作
河中

西乙

史知釋文閣
中有越中地
韓諫有越之
唐為嶺南五
管之閩中
福建觀察
使所管也

防禦使復有功故委以安南復扶又翻冬十一月以門下

侍郎同平章事夏矣致同平章事充河東節度使

壬寅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路巖同平章事時

年三十六為路巖以高位疾債張本

六年春正月丁巳始以懿安皇后配饗憲宗室時王

皞復為禮院檢討官更申前議朝廷竟從之王皞議見二百

四十八卷宣宗大中二年諸道進私白者唐時諸道歲進閩兒號曰私白閩中

為多故宦官多閩人福建觀察使杜宣猷每寒食遣

吏分祭其先壘宦官德之庚申以宣猷為宣歙觀察

使時人謂之敕使墓戶三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蕭實薨 夏四月以前東川節度使高瑛為兵部侍

郎同平章事璩元裕之子也璩其於翻元裕見二百四十五卷文宗大和八年

楊收建議以蠻寇積年未平兩河兵戍嶺南冒

瘴霧物故者什六七請於江西積粟募彊弩三萬人

以應接嶺南道近便仍建節以重其權從之五月辛丑

置鎮南軍於洪州 雋州刺史喻士珍貪獍獍古外翻掠

兩林蠻以易金南詔復寇雋州復扶又翻兩林蠻開門納

之南詔盡殺戍卒士珍降之降戶江翻 壬寅以桂管觀

察使嚴譔為鎮南節度使譔震之從孫也譔雛免翻嚴震鎮興

元德宗播遷震有迎奉之功從才用翻 六月高瑛薨 以御史大夫

奉之功從才用翻 六月高瑒夢以從是九夫

徐商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 秋七月立皇子侃為

郢王儼為普王 高駢治兵於海門未進監軍李維

周惡駢欲去之屢趣駢使進軍 治直之翻惡烏路翻去羌呂翻趣讀曰促

駢以五千人先濟約維周發兵應援駢既行維周擁

餘眾不發一卒以繼之九月駢至南定 高祖武德四年分交趾所

管宋平縣置南定縣時屬安南府安南府即峯州蠻

眾近五萬方獲田 近其靳翻劉昫曰峯州隋交趾郡之嘉寧縣唐武德四年置峯州嘉

寧漢麓駢掩擊大破之 考異曰舊紀實錄皆云五

冷縣地駢掩擊大破之 月駢奏於邕管大敗林邑蠻

按林邑在海南自至德後號環王與中國久絕劉昫

但見南蠻則謂之林邑誤也新南詔傳亦云駢以選

士五千度江敗林邑兵於邕州亦承此而誤也舊紀

吳云南定在
今越南國

通鑑二百五十一 隋書卷一百一十二

蓋因駢今秋發海門遂云復安南耳復安南實在明年也補國史云五年九月高公力戰破峯州蠻於南定縣按張茵以五年正月向當交州受詔收復安南補國史云經年不進軍乃以駢代之則駢豈得以其年九月已破峯州蠻乎補國史又云駢破峯州蠻後近四月餘日表報不至朝廷以王晏權代之六月高公進軍收復安南亦不云幾年六月蓋駢以六年六月破峯州蠻七年六月破安南耳實錄又云九月駢奏破蠻龍州營寨并燒食糧等事詔駢令於當界守備緣近有赦文已許恩宥伺其悛改亦未要更深加討逐按赦在明年十一月此詔必在駢已平安南後實錄誤也新傳又云駢擊南詔龍州屯蠻酋燒貲畜走龍州即安南收其所獲以食軍獲戶郭翻刈稻所管龍編縣也

冬十二月壬子太皇太后鄭氏崩

考異曰舊傳大末崩誤也今從

實錄

七年春二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奏北庭回鶻固俊

吳云清海鎮
在今伊犁東

日錄亦作僕
固俊

論恐熱初
居河州

克西州北庭輪臺清鎮等城北庭本貞觀所置之庭

護府西七百里有清海鎮又西延城西行三百二十

里至輪臺縣回鶻固俊新書及考異正文皆作僕固

俊考異曰實錄義潮奏俊收西河及部落胡漢皆

歸伏并表賀收西州等城事新吐蕃傳曰七年俊擊

取西州收諸部按大中五年義潮以十一州圖籍來

上西州已在其中今始云收西州者蓋當時雖得其

圖籍其地猶為吐蕃所據耳論恐熱寓居廓州糾合旁側諸部欲

為邊患皆不從所向盡為仇敵無所容仇人以告拓

拔懷光於鄯州懷光引兵擊破之宋白曰鄯州南至

考異曰實錄義潮又奏鄯州城使張季暉押領拓

跋懷光下使到尚恐熱將并隨身器甲等並以進奉

新吐蕃傳曰鄯州城使張季暉與尚恐熱

戰破之收器鎧以獻今從補國史實錄

三月戊

寅以河東節度使劉潼為西川節度使初南詔圍雋

通鑑二百五十一 咸通七年 三十一

州東蠻浪稽部竭力助之遂屠其城謂去年陷卑籠

部怨南詔殺其父兄導忠武戍兵襲浪稽滅之南詔

由是怨唐南詔遣清平官董成等詣成都節度使李

福盛儀衛以見之故事南詔使見節度使拜伏於庭

成等曰驃信已應天順人南詔自尋夢湊以來自稱驃信夷語君也因僭號自

謂應天我見節度使當抗禮傳言往返自旦至日中

不決將士皆憤怒福乃命粹而毆之粹昨沒翻因械

繫於獄劉潼至鎮釋之奏遣還國詔召成等至京師

見於別殿厚賜勞而遣之見賢遍翻成德節度使

王紹懿在鎮十年大中十一年為政寬簡軍民便之

紹懿襲鎮

疾病召兄紹鼎之子都知兵馬使景崇而告之曰吾

兄以汝之幼以軍政授我汝今長矣長知我復以軍

政歸汝努力為之上忠朝廷下和鄰藩勿墜吾兄之

業汝之功也言竟而薨史言王紹懿垂沒精神不亂閏月吐蕃

寇邠寧節度使薛弘宗拒却之夏四月貶前西川

節度使李福為蘄王以毆繫南詔使者五月葬

孝明皇后於景陵之側主祔別廟孝明皇后宣宗母鄭太后也懿安郭后

憲宗之元妃也配食于太廟鄭后側室也祔別廟禮也六月魏博節度使何

弘敬薨軍中立其子左司馬全皞為留後以王景

崇為成德留後南詔酋龍遣善闡節度使楊緝助

下文考異此文脫字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咸通元年

釋文辨誤 昭釋文作脫 考卷書通 作呢音尼 吳云扶邪 雲南府羅次

李光遠 今安南國文 州府地

安南節度使段酋遷守交趾善聞府南詔別都以范

暉些為安南都統昵屋質翻此蘇趙諾眉為扶邪都

統按實錄扶邪縣屬羅監陳敕使韋仲宰將七千人

至峯州監古街翻高駢得以益其軍進擊南詔屢破

之捷奏至海門李維周皆匿之數月無聲問上怪之

以問維周維周奏駢駐軍峯州玩寇不進上怒以右

武衛將軍王晏權代駢鎮安南考異曰補國史謂

節度使按時安南止有都護經畧招討使耳無節度

使也舊王智興傳九子無晏權名實錄亦云命晏權

代駢為節度而無召駢詣闕欲重貶之晏權智興之

從子也王智興歷德順憲穆四是月駢大破南詔蠻

拓跋上補
吐蕃二字
案唐書吐蕃
曰鶻僕固俊
戰斬論恐熱
案高延心為
河渭都游弈
使居秦州之
西見上卷大中
十一年冬十月

於交趾殺獲甚衆遂圍交趾城 秋七月以何全皞

為魏博留後 冬十月甲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楊收為宣歙觀察使收性侈靡門吏僮奴多倚為姦

利楊玄价兄弟受方鎮之賂屢有請託收不能盡從

玄价怒以為叛已故出之 拓跋懷光以五百騎入

廓州生擒論恐熱先刖其足數而斬之數所具翻傳首京

師其部眾東奔秦州尚延心邀擊破之悉奏遷於嶺

南吐蕃自是衰絕乞離胡君臣不知所終乞離胡事始見二百

四十六卷武 高駢圍交趾十餘日蠻困蹙甚城且

宗會昌二年 下會得王晏權牒已與李維周將大軍發海門駢即

以軍事授韋仲宰與麾下百餘人北歸先是仲宰遣

小使王惠贊駢遣小校曾衣入告交趾之捷先悉至

海中望見旌旗東來問遊船遊船遊奕之船云新經畧使與

監軍也二人謀曰維周必奪表留我乃匿於島間維

周過即馳詣京師上得奏大喜即加駢檢校工部尚

書復鎮安南駢至海門而還王晏權閭懦動稟李維

周之命維周凶貪諸將不為之用遂解重圍重直龍翻蠻

遁去者大半駢至復督勵將士攻城復扶又翻遂克之殺

段酋遷及土蠻為南詔鄉導者朱道古鄉讀曰嚮蠻居安南界內

者為斬首三萬餘級考異曰舊紀十月蠻寇悉平實錄九月駢奏殺戮都蠻統飯

首遷朱道古及斬首三千餘級十月丙申日下又云
駢奏收復安南蠻寇遁散又云敗楊緝思段酋遷朱
道古殺戮三萬餘級新紀十月高駢克安南按段首
遷即段酋遷字之誤也補國史收城與敗緝思等共
是一事實錄分在兩月不知其何所據也新南詔傳
曰七年六月駢次交州戰數勝士酣鬪斬其將張詮
李涯龍舉衆萬人降拔波風三壁緝思出戰敗還走
城士乘之超堞入斬酋遷昵些諾眉上首三萬級安
南平蓋因駢以六月至安南終言之耳南詔遁去駢
安南實不以六月平也今從新舊紀

又破土蠻附南詔者二洞誅其酋長土蠻帥衆歸附

者萬七千人

酋慈由翻長知
兩翻帥讀曰率

十一月壬子赦天下

詔安南邕州西川諸軍各保疆域勿復進攻南詔委

劉潼曉諭如能更修舊好

復扶又翻好
呼到翻下同

一切不問

置靜海軍於安南以高駢爲節度使

自此迄宋朝安
南遂爲靜海軍

侵擾安南宋本
作侵擾羣蠻

節鎮自李泳侵擾安南事見上卷宣宗大中十二年為安南患殆將

十年至是始平駢築安南城周三千步造屋四十餘

萬間十二月黠戛斯遣將軍乙支連幾入貢奏遣

鞍馬迎冊立使及請亥年歷日是年丙戌亥明年也以成德

留後王景崇為節度使上好音樂宴遊殿前供奉

樂工常近五百人近其每月宴設不減十餘宴設謂

宴也宋朝內水陸皆備言穀膳備聽樂觀優不知厭臣謂之排當水陸之品

倦賜與動及千緡曲江昆明灞漣南宮北苑南宮即

禁苑在皇昭應咸陽昭應有華清宮所欲遊幸即行咸陽有望賢樓

不待供置有司常具音樂飲食幄帟帟羊益翻諸王小幕曰帟

立馬以備陪從從才用每行幸內外諸司扈從者十

餘萬人所費不可勝紀勝音

八年春正月以魏博留後何全皞為節度使 二月

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入朝宣宗大中五年張義潮以沙州降尋授以歸義節至

是入以為右神武統軍命其族子惟深守歸義 自

安南至邕廣海路多潛石覆舟靜海節度使高駢募

工鑿之漕運無滯 西川近邊六姓蠻六姓蠻一曰

蠻二曰訛蠻四曰狼蠻五曰常持兩端無寇則稱效

勿鄧蠻六曰白蠻近其順有寇必為前鋒卑籠部獨盡心於唐與羣蠻為讎

朝廷賜姓李除為刺史節度使劉潼遣將將兵助之

將即討六姓蠻焚其部落斬首五千餘級樂工李

亮翻討六姓蠻焚其部落斬首五千餘級樂工李

可及善為新聲三月上以可及為左威衛將軍曹確

諫曰太宗定文武官六百餘員謂房玄齡曰朕以待

天下賢士工商雜流不可處也處昌大和中文宗欲

以樂工尉遲璋為王府率尉紆勿翻東宮有拾遺竇

洵直諫即改光州長史乞以兩朝故事別除可及官

不從夏四月上不豫羣臣希進見見賢五月丙辰

踈理天下繫囚非巨蠹不可赦者皆遞降一等秋

七月壬寅蘄王緝薨緝順懷州民訴旱刺史劉仁

規揭榜禁之揭其民怒相與作亂逐仁規仁規逃匿

列翻

村舍民入州宅掠其家貨登樓擊鼓久之乃定 甲

子以兵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駙馬都尉于

琮同平章事 宣歙觀察使楊收過華嶽廟華嶽廟在華州

華陰縣華施衣物施式使巫祈禱縣令誣以為收罪

右拾遺韋保衡復言收前為相除嚴譔江西節度使

受錢百萬又置造船務人訟其侵隱復扶八月庚寅

貶收端州司馬考異曰舊傳曰韋保衡作相又發

賂百萬明年貶為端州司馬按是九月上疾瘳

冬十二月信王怏薨怏憲宗子加嶺南東道節度

使韋宙同平章事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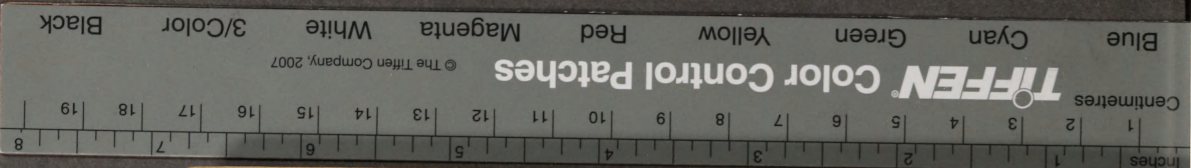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善本

乙 登記號：002138

一九 年 月 日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